





守船老人 (1974) 版畫

黎農生





# 蕉風月刊

Bul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72455, 572551, 572769*

編輯人：姚拓 / 白立 / 梅淑貞 / 紫一思

KDN 0437/81 • M.C.(P) 10/3/81 • ISSN 0126-6608

定價一元五角 \$1.50 senaskah

# 蕉風

月刊

三三<sup>4</sup>五期

目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卅一日出版

## 小說

5 寂寞的女人

／蕭秀卿

27 夏之輓歌

／南伊

69 老人與鼠

／徐植蔚

## 評述

18 談牛郎織女在苗族傳說中的形象

／蘇慶華

48 『岳陽樓記』探析

／余崇生

## 散文

35 最後一份午餐的話

／楚楓

38 長城與書

／孟仲季譯

63 無題

／藍瑩

64 燃在心裏的一堆火

／凌如浪

65 天地興亡兩不知之三

／沈穿心

## 專欄

13 千里相思（百年專欄）

／鄭百年



詩創作

8 逝／往事・三月後

／吳緩慕

10 SOLIDARNOŚĆ／預言

／風客

24 守墓人

／黃繼豪

25 那兒是我們最終會去的地方

／溫任平

26 無言

／方昂

40 軍旅生活三篇

／卡夫

42 森林／歸

／鄭變

46 給時間／燈塔

／周清嘯

53 香火袋

／沈穿心

67 屬於十月的

／林若隱

90 情之篇

／似痴

94 無題

／劉文敏

美術

98 日漸茁壯的吉隆坡美術學院

／周清嘯

120 畫壇巡禮

4 風訊

／編輯部

封面 拉網

／謝有錫

封內一 守船老人

／黎農生

封內二 乞

／張敬星

封底 漁村

／黃玉峰



林語堂說作文有六訣。六訣之一便是「要表現自己」。他說，老練官僚是專門談謊話，支吾話，八面玲瓏話，令人捉摸不定的話，「如今天天氣哈哈」之類。「今天天氣哈哈」的話，於官吏是相宜的，因為少了這一招功夫，也等於是少了一樣混飯吃的本領。於文人卻是致命傷。如果文學家要說謊，便應老老實實說謊，而不可哈哈八面玲瓏支吾塞責。文人須有勇氣，不怕有自己的主張。

今天的文人多少有些「官僚化」，也多少學會了「今天天氣哈哈」，令人捉摸不定的話。能夠老老實實地表現自己，是一種不容易磨練的勇氣。現代文學注重個人之觀感，所說的是自己的話，所表的是自己的意。偉大的文學作品不僅能道出自己的思想，亦能反映別人的思想與時代的心態。也就是說大勇無懼地表現自己，也表現別人，說令人捉摸的住的話。

表現自己雖是林語堂所說的作文六訣之一，但是如果走火入魔，物極必反，卻會變成大弊。所謂表現自己，應該是理智卓大堅實的表現，不是痴人夢語，風花雪月，恬不知恥的表現狂！

註：蕉風344期封面畫，漏植作者鍾金鈞及畫題『五月佳節』（版畫），特此補遺，並向作者致歉。



· 蕭秀卿

# 寂寞的女人

她坐在搖椅上，目送兒子攙着媳婦緩緩地步上樓梯，媳婦那件柔軟的孕婦裝，順着凸起的肚子，垂落在階梯上，層層的縐起。媳婦一踏上格階梯，挺直身軀，衣服的前襟立刻拉直，隨即又塌落在更上層階梯上。

椅背冷冷硬硬，她垂低頭，臉依着椅上的籐網。月亮穿過窗牖，洩了一地銀白，她黑髮中一小絡的白髮，映着月光，格外的觸目。

本來，她已經把二十幾年前的事遺忘，經歷過太多錐心的苦難，即使靜下心時，也記不起自己曾年輕過。自從兒子結婚後，他們眼裏的柔情，卻點點滴滴地喚醒沉睡在她心底的記憶，一旦復甦了，鮮明得宛如立在眼前，歲月只洗滌它，更是清晰。

那時，正懷着這個孩子，天色一亮，就得上山砍柴。上坡路，徒削崎嶇，擠在胸口的肚子，幾乎與地摩擦。下坡時肩上挑着兩捆柴，走一步，歇一步。又怕晚了來不及給浩生做早餐，偶而還偷偷走快些。

六個多月時，記得那天出門晚了。砍好柴，太陽已經曠過來，心裏好着急，一個恍惚，前腳絆住後腳，踉蹌兩步，趴下去，頓時天旋地轉，整個人往下滑。她手不斷地往外亂抓，好不容易搶住一把草，止住滾動。



急忙站起來，找那二細柴，僅見剩餘的幾枝，孤零零掛在石上，大部份早已散去。

暗忖，沒時間回頭砍去，就忙着找扁擔。一找着，伸手要抓，手掌疼得厲害，原來，方才匆忙間握住的是堆芒草，滿手鮮血，鼻子也熱刺刺的，知道臉一定也磨傷了。

呆呆地站立良久，才意識到自己是個孕婦，望着肚子，很無助哭了起來。

回到家裏，遠遠就看到浩生立在門口候着，見她回來，一句話沒說，替她取下扁擔，轉身進屋去。他拿出藥，仔細在傷口處塗抹半晌。

「去輪一會。」她順從地走入房裏，浩生跟在後面，抱堆東西進房，放在她的枕邊，尷尬的望她一眼，嘴角牽動，似乎有話要說，但又馬上轉身，疾疾走出去。

待他帶上大門後，她才翻過臉看那包東西，用報紙亂糟糟裹着。她小心解開報紙，裏面是個塑膠袋，裝着二件紅白相間黃色大花的衣服，心念轉動，想到那是甚麼，她伏在塑膠袋哭了。

浩生一直很少同她講話，她以為浩生不喜歡娶她。當初，結婚時也就不認識，入門後二個月公婆相繼過世。浩生的沉默，使她自責、自卑，她知道父母過世給浩生很大的打擊，雖然浩生並無當面指責她剋死父母，無言卻比苛責還尖銳。

懷孕後，浩生稍稍改變，偶而會主動開口，然而次數很少。肚子大了，她把舊褲子拆開來，舊衣服剪下來，綴成二條較寬的裙子，交替着穿。最近，其中的一條裙擺都洗碎了，凸凸凹凹，她不敢開口抱怨。浩生看出來了，卻記在心裏，早上出去賣柴時，給她買二件孕婦裝。

他竟捨得將數十天來，辛苦賺的錢拿去為她買衣服，她不知為甚麼，想了又想又哭起來！痛竟然來得這麼早，心理絲毫沒有準備，剛痛時，強忍着，後來怎麼也忍不住了，倒在床上，她兩手絞着被單，牙齒緊緊咬着。一陣陣的痛如排山倒海而來，指甲穿入被單，陷進棉絮中，突然失去集中力量的支點，她呻吟出聲。

「妳……我去找接生婆，妳，忍耐着點。」浩生衝進來，扶起她的頭，又往外衝。

「浩生，你，不要走，我……」她勉強把話擠出來，又是一長串痛楚襲捲而上，她抓住床頭的鐵欄杆，張開口，吐出一口氣，靜靜的室內，她聽到自己強抑住卻又冒出來的尖叫聲，



伴着浩生不停的腳步聲。時間彷彿靜止不動，撕裂的痛苦，使她昏眩起來，她睜開眼，盯着灰撲撲的牆，時間冷凍成磚塊，痛楚永恆的印在上面。

一陣激烈的痛逼向她，她宛如從夢中驚醒，肚子不停用力，端極的痛楚反而麻木了，她意識清晰地集中到一點之上，就是用力，終於，肚子裏的東西，一點一點的被逼入世界。

良久，她聽見一陣嬰兒哭聲，微微睜開眼，浩生正打破一只碗，用碎片在給孩子斷肚臍。眼皮支撐不了，隨即又閉上眼。

不知過了多久，她醒過來，記起嬰兒，彈了起來。

「小心點，孩子在旁邊。」浩生坐在床頭，微笑的看着她。

「是個男孩，喜不喜歡？淑宜。」浩生捉起她的手，輕輕地拍着。她的手漸漸顫抖不已，一年多來，她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自他口裏喚出。早都忘了自己有名字，如今他輕聲一叫，竟控制不住滿心興奮。

天花板垂下來的燈泡，被夜風吹得晃來晃去，浩生的影子投在她身上，也跟着擺動。她轉過頭去看，枕邊的小棉被中，孩子眉頭眼睛皺成一團的睡着，她抽出手，摸摸那上了油紅通通的小臉，孩子被她碰到，就哭了，細細尖尖的嗓音像小貓叫。她坐起身子，把孩子抱到懷裏，浩生也正低下頭看，兩個人頭碰到一塊兒，她輕啣一聲，卻也捨不得挪開了。

第二天，浩生煮了一隻麻油鷄，陪着她吃了一碗。出門時，走到門檻，又走回來，親了孩子一下，把她額前的幾絡頭髮撥到後面去，才愉快地趕着牛出去。

這一去，再也沒回來過。

籐網在她臉上留下一條條的印子，隔着眼淚，還可摸出壓到部份陷進去的痕跡。她翻過身，繼續想。浩生是摔入河裏，雖然幾十年來，她一直不肯承認，盼着他會出現，甚至忘記往事時，還是不承認。沒有用的，幸福離開，就真的見不到了，任她怎麼欺騙自己。

「媽！這麼晚了，還不睡。」媳婦帶着呵欠，站在樓梯口問她。

「馬上就睡去，妳先去休息。」

她站起身子，揉揉壓痛的雙頰，走入房裏。房間沒窗戶，黑漆漆的，她扶着熟悉的家具，慢慢移到床邊。

# 逝

• 吳緩慕

疲倦底星火  
被那搖櫓的  
人

划落一片

划落一天

每一根煙蒂都沒有了  
開始

塗寫在河湊

胸腔上的

不再是瞞瞞底

膚色

疲倦底星火

從何再牽引起

滿天星火

滿片星火

(稿於八一·十一·十五·金寶·)



# 往事・三月後

・吳緩慕

被雨聲啪噠啪噠底

三月

頻頻回顧張望

喧囂曾經

荒謬也曾經

浮跨過去

往事在心中

騰昇成

最危險的漩渦

後

爲歲月卸下面具

你也許會愣住

爲自己生存的更美麗

（稿於八一・十一・十四・金寶・）

# SOLIDARNOSC

(註1)

· 風 客

那婦人贈我一個牌

寫着 **SOLIDARNOSC**

她說中華民族是種團結的民族

她也說波蘭有一位叫華里沙的

號召人民起來

走出陰霾

不要被黑色政權愚弄及那隻卑污的大熊吞

噬

『中國的華里沙也有不少吧？』她問

我沒有給她答案

(中華民族的確還有一些代名稱。名字叫五分鐘熱度或一盤沙的先生小姐們。然傳統教育我不能告訴她。我對她感到抱歉。)



更因我死愛面子

我告訴她中華民族勤奮努力克勤克儉

其他甚麼的我不告訴她

自幼學了家醜不宜外揚

因怕損及國體

我言行謹慎

真怕行差踏錯

臨走時她告訴我一句華里沙講過的話：

『人要在適當的時機爆炸。』

但中華民族說百忍成金是美德

SOLIDARNOSC！

哈！中國人不懂

註一：波蘭文『團結』之意。

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五日・巴黎

# 預言

• 風客

『在廿世紀八十年代  
有一座慌城呀——』

行人的腳步、衝衝  
螻蛄的步腳，匆匆  
社會秩序被一種叫人的打散打亂  
一切走不上軌道，分崩離析  
走過來的，疲憊的臉  
走過去的，踉蹌的步  
也許應降一次狂暴的雨吧  
讓飛揚的落定  
不然穹蒼裂開，天火劈下  
那麼一切的一切  
將幻滅為空無

如果這一天果真降臨  
城將這樣消逝』

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一日·巴黎



# 千里相思



百年專欄

· 鄭百年

唸中學的時候，我的一位級任老師就說過我是一名「多血質」的孩子；「多血質」這三個字是甚麼意思，當時他沒進一步解釋，後來我翻遍許多辭典及辭書，也得不到要領。雖然這三個字的含義今天還是迷惑不清，不過，對我自己的性格和習性，倒是知道得相當清楚。

我是一個不太喜愛獨自離開家庭的人，早年負笈台北讀大學時，離開了父母兄弟，似乎就像一朵在天空飄浮的雲片一樣，不知要往那一處安身，失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往後結了婚有了孩子，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有時到外地或外國去出席會議，必須和家人分離，即使短暫如一、二日，內心也感到愁鬱寡歡。四年前到倫敦去長住五個月，雖然內人偕往，卻和孩子們分開，一家四口，兩個在東方兩個在西方，遙隔豈只千里而已！那五個月的隔離，使得我們夜晚相思、白天看錶惦念他們的起居生活。前年我們來香港作客，雖然只有四個月，雖然同屬一洲「就在印支半島的那一盡頭」，卻也憂心忡忡，幾次想掛長途電話，一聽他們的聲音。

內人本來在中學裏教書，兩人一上班，家裏就丟下兩個孩子，大孩子伯麟雖然小學一年級而已，卻必須學會自己看家、用飯、穿衣、鎖門及乘 *Bus* 上學等事，次女祖齡只有三、四歲，實在沒法子自主，只好送回新山去。這樣的家庭生活不但撕得七零八落，而且恐怕也不健全，爲着家庭，內人終於擱下教鞭，把祖齡接回來，掉過頭來看顧兩個蘿蔔頭。

這一次，爲了出席家譜學會在香港及台北召開的會議，也爲了到東京作幾場的學術演講，我們又提起行李，和他們告別一個月。雖然家母在新山照顧着他們，但是，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們來，覺得身在異地，和孩子們分別，很不是滋味。

住在 Y.M.C.A.，我們經常看見一些「閣府光臨」的訪客，或尾隨三五孩子，或手牽一二孩子，看着人家樂融融的天倫，更引起我們內心的孤單。

來馬大上任之前，我們曾在新山小住一陣子，那個時候，我們才深深瞭解，在一個教育水準有限的大家庭裏，兄弟及妯娌之間的相處，的確是不太容易；而我們「多血質」的親情，看來也似乎有些一廂情願。我們到吉隆坡來，一方面是迫於工作不得已離開親人，非自己所意願，一方面也覺得蒼天的安排恐怕沒有差錯，要我們告別那個紛紛紜紜的大家庭。幾年下來，我們違逆着自己的情感，每年只二、三次回訪新山，不敢多作久留，真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北上，頗有放逐犯人回訪故國的感覺。

兩年前，爲了孩子的學業，我們又和那個有血肉關係的城市發生關係。如今雖然身在「印支半島頭頂上」的香港，遙隔千里重洋，回想起來，卻是如俯首觀掌紋，歷歷在眼前，何止於清晰可數。

伯麟好不容易考進了南洋女子中學附小，我們慶幸之餘，卻又爲膳宿而憂心如焚。攝於昔日「兄弟妯娌難以相處」的經驗和餘悸，內人一開始就主張「獨立」，讓伯麟和一位同學共宿在學校的附近。這條路走不通之後，家母立刻想起我的二弟，讓伯麟投宿在他的家，既可省卻出入關卡之苦，也有個親叔叔的照顧。眼前明明是一條最理想的康莊大道，那裏會有走不通的道理呢？從二弟那裏回來後，我一直抱着這麼樣的想法。也許我們在吉隆坡住太久，早就把昔日「自願放逐」的教訓扔在腦後了；兩天後，一個冷酷的現實擺在我們的面前——二弟的太太掛個電話通知家母，她回娘家拜神求籤後，神啓示說「不可以接受」。當時，家



母只會把整個責任推諉在內人身上，枉冤她；對於二媳婦的「挑撥」，完全不深究。我悲憤得叫伯麟收拾行裝回吉隆坡，「我們不是新山人」！而內人則飲泣終夜，無語對蒼天。「兄弟妯娌之間難以相處」，八年前的教訓又不停地鼓打着我們的後腦，難道我們忘了嗎？痛得難以挨受。

舊式大家庭的產生，自有其社會條件；此制度雖屢被指責，不過，就其精神而言，也未嘗完全一無可取。互相照顧，互相協力，萬一家庭裏有人遠行或不行，一點也不必憂慮，她就好像一個完整的「福利機構」，有溫暖，有情誼，無奈大家庭的弱點實在也不少，如果家庭的成員不能互相容忍、諒解及愛護的話，在這工商的社會裏，大家庭勢必遭受淘汰和遺棄。小家庭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後，人們不擔保沒有各懷己心及視親人如路人的心理，再加上工商社會高度競爭的刻薄無情及金錢至上的作風，小家庭之間縱使有親屬上的關係，也完全不必要保持守望相助的合作。身處這麼樣的社會，你會深深地感覺到，即使親人也跟路人一樣，更不必說鄰居了！雖說左右鄰居平日都被工商社會的忙碌折磨得喘不過氣來，無法互相照應，誰敢說另一部分的原因不是因為大家不必互相合作，才「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呢？鄰居再多也無濟於事，因為那是另外一個國家了。家庭不再是一個「福利機構」，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有很多很多昔日沒有的社會組織——托兒所、救濟中心、老人院、孤兒院、福利部及成批的慈善機關。有用嗎？檳城及吉隆坡夜晚時，路邊還睡着很多人；據說紐約的公園，成天成夜睡着一大堆無聊的老人。香港呢？更不必說了。想到這裏，不禁往窗外一望。座落在對街的花園，正是杜鵑花盛開的季節，粉紅淺白，繽紛可愛；但是，花邊的長檯子上，就睡着兩個身着舊式唐山裝的老人家，長檯邊還擺着一盒便當和一瓶汽水，準備在那裏消磨一段時間。

受二弟婦折騰了一陣後，我又想起家居兀蘭鎮的堂妹；這個堂妹生來健壯，脾氣也驚人，當年她們一家人能夠從潮州南渡來馬來亞，完全得力於家父，手續既由家父辦理，船資也由家父承擔。她當時頗有仗義之風，立刻出力相助，慨然允諾伯麟的投宿；除了慶幸之外，我們也不敢忘記作膳宿上的津貼。雖然工商業社會逼迫得人類不得不走小家庭的制度，不過，我深信，大家庭守望相助及互相合作的傳統和精神是最適合人類的天性的一種生活，不但應



該善予保存，而且更應該加以發揚光大。如何在小家庭的制度裏保持大家庭的優良傳統，更是我們所應當日夜努力的地方。好幾年前，我的堂弟到吉隆坡來升學，人地生疏，投宿無處，我不但主動地接受了他，而且私底下將他父親匯來的膳宿費，完全奉還給他，讓他多一些零用費，購買美術器材。甚至於後來他父親中斷他的一切費用，迫他退學，我還特地回去向他與師問罪，強作調人，讓他繼續學業。人之相交，貴在相助相愛，何況是親情！否則的話，平日交談聊天，碰上困厄的時候，轉臉相背甚或落井下石，和畜獸的往來又有甚麼不同呢？

開始一二個月，一切還算理想，晉入第三個月，事情就逐漸不正常了。早餐沒得吃，清晨五點多就讓他爬着校門進學校，不允許跟婆婆通電話，肚子餓了喝開水……每一件事情聽起來，都足以使他的母親及婆婆發瘋！恨不得一夜之間把全部的髮絲摧成銀白色，從髮根到髮梢根根都爲伯麟承擔一切的苦惱和憂懼。伯麟素來鼻喉有敏感症，那一陣子，雖然沒完全發作，卻也在感染的情況中；所幸他非常自愛，撐着身子只知用功而已。如今想起來，縱使身在千里之外，而且已是過去的事，還是鼻酸眼紅，「唉，伯麟將來如果稍有成就的話，千萬不可忘記當日的艱辛，要時時警惕自己呀！」這是他媽媽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離開了兀蘭鎮，只好撤退回新山，暫時投宿在三弟的家，做個通學生。自從家父過身後，我們的大家庭就折散了，家母安於舊環境，也就順理成章地隨從三弟住在新山。伯麟向新山後撤，說是投靠自己的婆婆，其實也就是投靠他的三叔三嬸。父母生下我們四兄弟，似乎只有教育程度不太高的老三，其性格比較中庸隨和，和我最爲接近。伯麟投靠了他，雖然環境紛雜和急迫，倒是讓我們放一百個心。實際上，我們恐怕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果再撤退的話，就只有北回吉隆之坡了。由於環境的急迫，伯麟不得不不在三嬸的裁縫室做功課，下午西曬不說罷，滿室流行歌曲和高亢的談笑聲，似乎比西曬的太陽還刺人；有時委實受不了，就只好扒在臥房的地上摸黑用功，實在也只是隔着半道牆壁，那一扇大窗就足夠把裁縫室的各種喧鬧聲傾灌進來了。三叔三嬸對他照顧得不差，又加上婆婆的愛心，即使讀書環境差一些，我們倒還甘之如飴，就讓環境考驗伯麟罷！吃吃苦頭，又有何妨呢？說實在的，到了這個地步，有時也只好如此地自我安慰了。

將近年底的時候，祖齡也想南下，說怎麼樣我都不答應，一個已經搞得焦頭爛額，怎麼



可以再呢？無奈她老是糾纏不清，加上她母親的「力諫」，終於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意見。家母去年把舊房子脫手後，在三弟的附近買了另外一棟房子，一則爲家母自己安身，二則我們南下時有個投宿之所，三房一大廳，屋頂是斗蓬式，倒還清幽舒適。去年年底及今年年初，爲着整修及佈置這所小房子，又花掉我們偌大的精力和財力；說實在的，肩膀上各種無形的壓力，頗使我們喘不過氣來。

孩子們飛走了，偌大的一所房子，只剩下我們倆老，清靜固然清靜，卻時常很有孤單的感覺。內人作爲人母，更是日夜人在吉隆，心在新山；而我這個「多血質」的人，時常是熬不住，設法每週掛一二電話回去，即使是三言兩語，也足以安慰於短暫。唉，本性應該過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卻反而不能如意願，這是甚麼天意呢？本性不願意外出踟躕，卻時常必須出差，或數日，或數月，這又是甚麼的安排呢？不曉得當年的級任老師憑甚麼一眼望穿我的個性，只覺得我一生到目前爲止，似乎老是受這一個字所困——情，是我的血液，也是我的一生。

掀開 Y.W.C.A. 的窗簾，只見外頭一片喧嘩，車聲，人聲，混雜成一片汪洋，把整天街道泡得沒頂，沒有喘氣的餘地；而窗內的我們，卻清靜自如，安寧自如。

五月二十二日抄

# 談牛郎織女

## 在苗族傳說中的形象

蘇慶華

每年農曆七月七日的晚上，人間無數的多情兒女均對着天上的牽牛、織女星默默地祈禱，願天下有情人愛情永恒不渝。這是我們所熟悉的「七夕」節日及感人的牛郎織女一年一度在銀河相會的日子。

但是，在清水江流域的部分苗族地區的苗族卻在農曆十月間的龍日過他們的年節（原注：苗族在陰曆十月過年叫「大年」，又同其他民族一起過春節叫「小年」）。傳統在這節日中的踩銅鼓、吹蘆笙、和游方（註一）等活動，是牛郎、織女回到人間那天開始的，後來逐漸形成風俗，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參閱李貴廷搜集整理：牛郎織女的故事（苗族））這些苗族亦以牛郎、織女為愛情之象徵。他們在這節日中紀念和慶祝織女牛郎團圓重返人間過着幸福的生活。

傳統的牛郎織女故事是以悲劇收場，而且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已成為典型的悲劇性人物。他們所「爭取」到的每年七夕銀河相會，是因為淚水的「洗禮」及真摯的愛情，感動了天帝而蒙受「恩賜」的結果。相反地，在苗族牛郎織女故事中，這對神人結合的結局，卻是以喜劇收場的。這種由悲劇結局而轉為喜劇收場的故事轉變，突出的顯示出民間傳說強烈變異的性能，同時與傳統典型的牛郎織女故事發出光輝的異彩！



以下，筆者想就這一苗族傳說的牛女故事，談談牛郎織女在此傳說中之形象。

如前所述，典型故事中牛郎織女的「自由」乃以淚水「換取」者。因此，他們的形象，可想而知，是軟弱及無可奈何的。也因此，他們獲得了普天下多情兒女的無限同情，為他們的不幸遭遇灑下了一把同情淚！但是，苗族傳說中的牛郎織女，卻給人以迥然不同的形象。這種形象富有民間文學中「不肯屈服於命運」、「敢於反抗神的權威」的精神。

在這一傳說中的織女，起初懼於天公之發怒而降禍人間，乃不得不忍痛含淚離開丈夫和孩子，返回天廷。但他卻是抱着能夠與牛郎和孩子團圓的希望和信心離去的。（註二）當然，在生離死別的當兒，總是免不了掉淚的。

苗族傳說中的牛郎，在織女離去後，「終日徘徊，仰天長嘆」。於是與他相依為命的神牛再度開口告訴牛郎它能把他帶到天上去。結果，牛郎和他的兒子騎在神牛背上，到達了天宮。織女「驚喜欲狂，飛奔出來」，把他們迎進宮裏去。故事至此一轉，又冒出了個暴躁的天公來。但必須在此一提的便是：在這傳說中牛郎的岳母（天母），並沒有傳統故事中西王母（織女的祖母）那麼的專橫殘暴。反而是「看到女婿和外孫，從心眼裏高興，越看越愛」，當然，與他作對的是他那「態度冷淡」的天公（岳父大人）了。天公覺得一個天仙嫁給一個凡間農夫，已經很不光彩，現在這個凡夫竟然來到天上，同織女過起夫妻生活來，豈不辱沒天宮！於是，天公心裏翻騰着種種詭計，要害牛郎。

在這裏，另外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便是：苗族傳說中的牛郎還有機會進到「廣寒宮」去「大鬧」一場，而傳統故事中的牛郎和兩個孩子卻在西王母無情的神簪一划之下，為波瀾滾滾的天河所分隔，夫妻骨肉對泣兩相望，咫尺天涯空呼喚。這對典型悲劇性的夫婦顯得是那樣的乏術無依！但在苗族傳說中的織女，卻能夠在父王（天公）的萬般迫害中，與女婿同心合力，共同來對付天公。

在故事中，天公會絞盡腦汁，前後三次進行了陷害牛郎的惡毒計策。第一次乃假意要帶牛郎去趕場，使他迷路，永遠回不來。針對這一點，織女教牛郎在凡有岔口的地方，丟下一根雞毛。等到抵達鬧市時，天公擠在人多的地方，拋開牛郎，自己一個人溜回家，大擺筵席慶祝一番。牛郎卻從容地在場上轉遊夠了，從原路回來。他每到一個岔路口，都有一隻大公



鷄給他報告，終於順利地回到天宮。天公只好假惺惺地解說因場上人多，找不到牛郎就回來，並請牛郎參加已擺好的筵席。

趕場一招沒有把牛郎丟掉，天公又想出另一壞主意。他要牛郎與他同去砍杉木。牛郎問織女該怎麼辦，織女把一匹布交給他，讓他包在頭上，並告訴他「到時自有用處」。第二天，牛郎跟天公來到山上，找到一株又高又大的杉樹，便對牛郎說：「我們砍杉樹要先剝皮，這種辦法既好剝又不損壞樹皮，你年輕有力，爬到高處去剝，我搭着梯子剝下面一段，剝完再砍。」天公剝完下一段樹皮，便把梯子抽掉，先溜回家去了。牛郎終於因了頭上的那匹布，得以順着布爬下來，使天公之詭計，再次失敗。

第三次則是天公想借着燒山欄的機會使烈火燒死牛郎。這一次織女叫牛郎捉來一隻大螃蟹，放在水葫蘆裏，讓他背着葫蘆、砍刀，跟天公上山。到了砍山欄的地方，天公令牛郎到山坡上從上向下燒，當牛郎走到半山坡時，天公就從山下啓起火來，企圖借熊烈的大火把牛郎燒成灰燼。牛郎不慌不忙，先從自己跟前點燒起，然後從葫蘆裏放出螃蟹，命令它趕快挖好水池子；牛郎跳進水池子裏，看着那漫天烈火熄滅後才回去。

三次的詭計均爲織女所破，天公企圖散布流言，離間牛郎織女的感情，但都沒有得逞。牛郎織女終得和合，並在天宮產下一女嬰。天公又忽然假慈悲起來，大擺酒宴，說是爲慶祝外孫女的誕生及即將返回人間的牛郎全家人餞行。在宴席中，天公向牛郎大獻殷勤，親酌大碗米酒與他乾杯。牛郎料不到會在此場面中中了天公之毒計，終於死了。喜中喪夫，哭煞了天仙織女。他只好把牛郎盛入杉木棺內，不加蓋，在棺前置一隻公鷄，然後把棺木放在河裏，任由漂流。公鷄依照織女的吩咐，「哦！哦！哦！哦！」地唱起來。原來它是叫「兄弟們來取藥」。花蛇與魚兒均跑來吸取牛郎身上的毒藥，以致於今日的花蛇牙齒中毒，魚兒的膽變成苦的。牛郎蘇醒過來，回到天宮織女家，要求天公讓他把織女接回人間。惱羞成怒的天公終於露出獠牙的面目，張牙舞爪，撲向牛郎。牛郎的兒子舉起彈弓，一彈把天公的左眼打過去，又一彈把天公的右眼珠兒打得迸裂，哼哼直叫。傳說這叫聲變成了隆隆的雷聲。（按：傳統故事中的牛郎與孩兒們只得無助的用瓢來舀干涸的天河之水。）

天公屈服了，一切由天母來安排，牛郎織女一家人終於回到人間。這時正是秋收以後的



艷陽季節，他們敲起銅鼓，吹起蘆笙向四方的人士宣告「牛郎織女回到家；人間美景勝天堂。」震撼大地的銅鼓聲，回蕩太空的蘆笙，引來四方之鄉親，他們隨着鼓點，踏着笙曲，翩翩起舞。……

至此，「喜劇」的劇幕也落下來了。苗族們每年均在此時節過年，歌頌牛郎織女之堅固愛情永恒不渝，並慶祝農業之豐收。

走筆至此，也應該讓我們來作個比較，到底傳統故事中牛、女的形象與苗族傳說中牛、女的形象之形成，與其地理環境及思想感情之間有着怎麼樣的關係。

綜觀前面苗族牛、女故事的敘述，可以明顯的看出牛郎織女形象之變異，乃取決於前者與傳統牛、女故事之地理環境及思想內容之迥異。因而，這兩種傳說，各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與地方色彩。因為苗族傳說在傳統的牛、女故事基礎上，加進了本民族之生活色彩、思想感情，並且採用自己的語言和演唱樣式。

在這裏最值得提出的苗族傳說特色，便是以唱歌的形式來取代一大部分的敘述。比如說，故事中的牛郎在偷了織女的衣裳和羽扇後，對着「羞答答地立在湖水當中」的織女唱起以下的「游方」（詳見註一）歌來：

「苗嶺山上的杉樹是最筆直的了，

苗家地方的杜鵑花是最鮮紅的了，

清水江河裏的水是最澄潔的了，

親愛的姑娘啊，

人世間你是最美麗的了。

寧靜的湖水被你攪亂了，

歡樂的蘆笙只願為你歌唱了，

我這飛翔的心被你拴住了，

親愛的姑娘啊，

你說我該怎麼才好？」

又如：織女爲牛郎委婉的歌聲打開了一己之心扉，並爲牛郎之誠樸渾厚的感情所感動後，



便滿懷激情地唱出了以下的歌兒來：

「天上的星星印在地上的江河湖泊裏，

哥哥的情意印在妹妹的心坎裏，

天上人間的愛情凝結在勞動裏，

牛郎啊，我們既有姻緣，

請你把織女帶到你的新房裏。」

我們僅從以上所引的兩則「游方」歌，即可看出苗族傳說之獨特藝術風格與語言特色。在這裏也明顯的表現出地方色彩的特色。而牛郎與織女之形象，更是在諸項特色渲染之下，變得與原始的牛、女故事相去甚遠的了。舉個例子來說，傳統故事中之織女，即使怎樣爲人間的牛郎所傾倒，也絕不會說出「請你把織女帶到你的新房裏」的話。同理，傳統故事中牛郎與孩兒們消極無助的企圖用類瓢來自干滾滾的天河之水，也不見織女伸出援助之手來幫他們，乃因傳統故事在文人增飾之下加入禮教之思想，使織女不敢如苗族傳說中的織女與牛郎合力來對付自己的父王。傳統故事中之織女與牛郎之結局，乃符合中土人民之倫理道德思想，因而確定了他們悲劇性的角色，使他們終於在禮教的重重壓力下屈服，最後只好以「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的結果，打動了殘暴不仁的天帝的心，使這對神人結合之夫妻，終得「如願以償」，每年七夕在黯淡的星空由喜鵲架橋相會，博得了人間多情兒女的熱淚與祝福！但是在苗族傳說中的牛郎織女，卻壓根兒不須要甚麼喜鵲爲橋，或天帝的恩准，夫妻及孩子乾脆來個「直搗黃龍」，「大鬧天宮」，把天公老頭兒「治」得服服貼貼，從此全家大小回到「勝天堂」的人間來過活。這種結局，乃配合了苗族的思想感情與實際的生活奮鬥的不屈精神，而他們「塑造」出來的牛郎織女形象，當然要與歷經文士們「改造」過後，賦予倫理暨禮教思想那種「君君臣臣」、「天上」、「人間」之別的社會裏的牛郎織女「分道揚鑣」，而獨樹一幟的了。

一句話，苗族傳說中牛郎織女形象之變異，乃因民間文學之口頭性的特徵，使之派生出流傳性與變異性，也使其「創造」永遠不會達到止境（註三）。



附註：

註一：是每到年節或農閑時，苗族青年男女聚集一起，以歌唱互相鼓勵，或傾吐愛情的集體活動。

註二：織女在離開人間返回天庭前，會對他的兒子說：「……你父子若能制服了天（天公），我們就能團圓。」又，當他搖着（可使升飛）的羽扇，飛到牛郎耕作的地方，向他告別對他說過：「……願你創造人間奇跡，願你征服天山河。牛郎織女見面日，暴躁天公降伏時。」的話兒，足見他對於將來與夫婿兒子之團圓是抱有極大的信心與希望的。

註三：詳見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論，第一章第三節，

參考書目：

1. 譚達先著：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商務印書館一九八〇年十月初版。

2. 胡銀仿編著：中國民間愛情故事，長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初版。

3. 袁珂編著：神話故事新編，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二版。

# 守墓人

○黃繼豪

他們栽下一些熟透的穀種  
他用足印灌溉他們

秋收時分

他手拿鐮刀

只一割

便豐收了所有的歲月

他們栽下一顆被遺棄的種子

等待中的足印來了

他把口一張

只一嚥

便吞下了整個世界



# 那兒是我們

# 最終會去的地方

• 溫任平

那兒是我們最終會去的地方。涼沁，寧靜，近乎完整的安全感。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流浪，在世俗的海洋，論斤度兩。慾念權位名望，我們都沾上一手，嗅嗅自己的手吧，那室人的銅臭。我們需要那瀑布似的流水，洗淨我們的骯髒；我們需要那皎潔的光明，照亮我們內心的黑暗。是的，那是我們最終會去的地方。一篇高亢的洞簫，一把幽怨的琵琶，一首激越的詩篇，都會帶領我們前往。攀越的猶疑，更上層樓的驚喜，無以比擬的美麗。涼沁，寧靜，近乎完整的安全感。乘風的嫦娥，伐桂的吳剛，那兒最適宜我們想像，那兒是我們最終會去的地方。

# 無言

· 方 昂

我哀傷的望着你  
卻說不出來說不

出來

我已經受驚，如

受傷的小兔

我的眼神是否

透露甚麼

或甚麼也沒透露

我伸出手

觸摸你的體溫

我只是證實觸指的

已經冰涼

傳說有兩尾魚相濡以沫

那是退潮時沙灘上美麗的傳說？

我是烈日下匆匆的趕路人

找不到另一個

互相底護

的身影

稿於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



# 夏之輓歌

南伊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我告訴自己。

文學院大樓前的幾株鳳凰樹，隨風搖啊搖的，纏綿交錯的樹影投映在古老的建築物上，使得整棟大樓籠罩着一股神秘幽遠的氣息。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當我面對着這些掩映的樹影，我仍有着心悸的感覺，而且多了一份淒涼與悲哀，鳳凰枝桠，仍優雅地婆娑着，讓純潔讓無辜地隨風盪着，似乎所有的故事都已融入它那日益粗壯的軀幹；所有的哀傷泣血僅僅使得血紅的花瓣化成一朵怒放的紅蝶。它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如此無奈地掙扎着，向上作着無謂的掙扎。

老實說，我三年的大學生活，樂也樂過了，笑也笑過了，然而對明天即將畢業離校的我，在這校園的最後一夜，所有的歡樂，笑聲都淡去了，我所感到，只是一股深沉的悲哀，而這股悲哀，認真的追溯上去，它原是三年前就已播下的種子。

「明月、清風、啊！好醉人的夜！」我不勝欣喜地道。

馮雲白了我一眼，不以爲然的道：「莫名其妙，有甚麼美？妳剛來這學校，一切都覺得美，覺得新奇，等過了一段時日，一切還不都淡下來，就像我，覺得妳真無聊。」她將尾音拖得長長的，朝我深深地打個呵欠。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馮雲是我初中頂要好的同學，這次的插班，入學多虧她幫忙，她似乎絲毫未變，言行舉止仍是一派直爽的作風。

我剛從南部一所專校插班來這所學校，雖然不是新鮮人的身分，然而，不管怎麼說，這種嶄新的學習方式、生活環境，還是讓我沾染了「新鮮」的歡愉。

也是這樣一個清風撩人的夜，我對陌生的校園作了初次的巡禮。

「該回宿舍了吧！」馮雲慵懶地道，看來她真是累了。

「哦！」我歡意地笑笑，猛一轉頭，看見幾株姿態撩人的鳳凰，很優雅地展露她的肢幹。「馮雲，看啊——」我順手指向那鳳凰，用一種極其欣悅的語氣道，然而「啊」字卻突然轉成了淒厲的叫聲，我可以感覺到自己那顫慄的呼叫——鳳凰樹下，有一團晃動的黑影，像魑魅般的黑影。

我緊緊抓住馮雲，我的心跳似慌亂的頑童，在靜默地時空裏奔竄。



「那只是一個人啦！」馮雲皺着眉，不在意地揮揮手。

「噢！」突然她轉身向我，一種極其詫異的眼光看着我，「她是妳們班上的嘛！」她道。

「誰？」我不解地望着她。

「樹下那個人——李潔呀！」

如果我壓根兒不會認識李潔，那麼，我大可客觀地說：李潔給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如此，然而在我和她相處了不算短的時日後，我已經無法客觀地描述她的形象了，只是當我今日回想起她的容貌，我驀然驚覺，那平凡的臉龐上竟溢滿了悲哀，我甚至可說李潔就是悲哀，而悲哀如果能形之於物的話，那麼，悲哀就是李潔。

第一次注意到李潔那特異的神情是在一次班級會議上，那時，全班正興緻昂然地討論學期初的第一次舞會。

「各位，有甚麼好意見請快提出來，我們希望能將活動辦得完美。」康樂站在前頭，一臉的誠懇。

「我希望大夥兒沒事的話就來參加，人多嘛，辦起來才有勁！」班代站起來，也是一臉誠懇地道。

「對！對！」康樂接腔道。頓了一會，及道：「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啊！各位！青春得及時把握啊！」說罷，她吃吃地笑起來，台下也爆出了笑聲。就在這時，我感覺身後有輕微的響聲，一掉頭望去，李潔正起步欲離去，她低着頭，雙手擁着書，從後門匆促的離開，那樣子，就像去趕赴一個生死交關的約會。

「嗨！」我用手肘碰鄰座的何茜如，問道：「她怎麼回事啊？」

何茜如對我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雙手一攤，道：「誰知道呢？她一直都是這樣怪里怪氣的。」

往後的日子裏，我頗能體會出何茜如所謂的「怪里怪氣」李潔實在孤僻的可怕，從未見她主動找同學談話，所有的郊遊活動從未見她參加，她永遠是一式的神情：兩道細長的眉毛在眉心凝固糾解不開的結，眼睛或許由於眉鎖箔制的關係，總是透着鬱鬱的眼神，而她的兩片嘴唇，永遠抿成一略為下彎的曲線，就像是承受着千萬的壓力般。

在群體生活裏，她像一抹孤獨的雲，無依無靠地飄盪着。如果說我們的世界是那闊廣的天際，那麼，李潔的世界就是那飄渺的雲朵，你可以看見整個坦盪的藍天，然而，你卻望不透那虛無的浮雲。

如果我是個正常學制下的產物——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那麼，我會忙着享受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涯，我沒有餘暇去在乎別人的異常，然而，在我從一個十分放白的環境生活過後，再來接受這毫無羈絆的大學生活，除了剛開始時那種新鮮的喜悅外，很快的，我開始失望了。這所學校的學生一如所有的年輕人：烤肉、郊遊、舞會……：讓喜悅溢於眉梢，讓青春愉悅地飛躍着。然而，這些活動，早在我那五年的專校生活中就已玩膩了，我之所以畢業後，排除不難地插班就讀，並不僅僅爲了文憑，而是對大學生活有着近似烏托邦似的憧憬，然而我真正地去體驗它時，它卻逐漸地幻滅了，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對自己，對周遭的一切覺得寒心透了。

在這種幻想破滅的情況下，李潔是我大學裏唯一殘留的影像，她那深鎖的眉，慘鬱的眼神，絕然不同於我那些活潑爽朗的同學，她總讓我想起那些困頓不得志的文人哲士，在她面前，總覺得自己膚淺幼稚得可笑。

然而，這種近似崇拜的感覺並沒有持續多久，在學期末的一次同樂晚會上，它隨着李潔的崩潰而粉碎了。

學期將近時，系上流傳着一個惡毒的綽號：「黑寡婦」。這顯然是針對李潔而發的。那一個冬季，她總是穿着一件寬鬆的黑大衣，而大衣誇張地罩在那瘦骨嶙峋的身架上，而下身是一條直簡的黑褲，一身黑的打扮使得原本就不開朗的樣子加上那一身黑，居然給喊出了「黑寡婦」的綽號，而且迅速的被大家所接受了。

學期末時，班上舉辦了一次茶會，目的是爲了讓大家同歡，原則上是一律參加，而那一次，李潔居然破列參加了。

會中，大夥玩「比手劃腳」的遊戲，全體分爲兩組，各組派一代表，抽一題目，而後依「不得開口」的原則，用比畫方式讓隊友猜出謎底，那一次出題的範圍是「書名」。第一隊在十分順利的情況下，只花了些許時間就猜出我隊所出的題，而我隊的表演者，比畫了許久，



只讓隊友猜出的「小」字，她急得滿面通紅，直直地楞在台下，對方用戲謔的笑聲來增強她的手足無措，突然，表演者咧嘴一笑，靈機一動地直指李潔，起初大家只覺得莫名其妙，而她仍是猛指李潔。

「寡婦」，「小寡婦」底下突然爆出興奮的叫聲。表演者如釋重擔地猛點頭，揮着汗水跑回座，我隊也吁了一口氣地熱烈歡叫起來。

我默不作聲，因為李潔臉上的表情嚇壞了我，她的臉色慘慘，以致四周的白牆和它相較之下都覺得有股潑乳般的柔和，班上繼續進行着下一個節目，李潔緩緩地走出去，幾乎沒有人看見——除了我之外。我尾隨着她出去，我不知道我能作甚麼，我只是覺得必須跟着出去，雖然，我不知道我能作甚麼？

走着，走着，李潔開始狂奔起來，一身的黑衣在颯颯的風中飄拂着，我突然覺得淒涼極了，她直像一隻折翼的黑蝴蝶，而這隻黑蝴蝶正用着破碎的振翼奔向冥冥的天涯。

她伏在鳳凰樹粗壯的軀幹上大聲地嚎哭起來，她哭得那般地悲慘，似乎，把一切的愁苦都化為這一聲的嚎啕。

我定定地站在她身後，一面喘着氣，一面望着她抽搐的背膀，這是一個週末的午後，校園淒清得可怕，只有兩個累極了的人——她似乎哭累了，而我，經過剛才的奔逐後人也疲憊極了。

「李潔——」我說，她似乎已經平穩下來，背着我，沒有轉過頭來。

「李潔——」我噓了口氣，繼續道：「不要在意，大家都沒有惡意。」我不知道該說甚麼，我覺得自己滑稽極了。

她驕地掉過頭來，「爲甚麼！」她淒厲地喊着，「爲甚麼要惡咒別人？」她哭喪着臉，質詢一般地問着我。我開始覺得她似乎有點小題大作，儘管黑寡婦這綽號顯得刻薄，不過，在她還沒結婚以前，大可一笑置之，而她，竟哭這般悲傷，難道她真是個寡婦？我昏然在想，隨即，又被自己那荒謬的想法給逗得想笑了。

爲甚麼？李潔好問我爲甚麼？我真的忍不住想笑了，爲甚麼啊爲甚麼？我的哲人，我會是那般謙恭地崇拜妳呢？而爲甚麼妳要瓦解我那可憐的大學夢呢？我的哲人啊！爲甚麼我們

這般悲哀啊！

從那天以後，我跟李潔似乎有了某種默契，我們常在一起，然而，沉默的時間佔了大多數，彼此都不提起那個週末，那對她，對她，都是一種莫大的傷害。儘管我常和她在一起，然而，沉默的時間佔了大多數，彼此都不提起那個週末，那時她，對我，都是一種莫大的傷害。儘管我常和她在一起，然而，我一點都不了解她，說「了解」那太嚴重了，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她，包括她的家庭、她的過去，以及她的愁苦。

時間並不容許我進一步地去認識她，寒假在衆人的歡欣企盼下來臨了！那個寒假，我瘋狂般地玩樂着，歡笑和快活盈滿我的心，一切的不快都讓我拋得遠遠的，每天每天沉浸在無限的笑聲與歡愉中。只是，有時候，李潔的影子會突然掠過我的心頭——在我看着大夥兒欣悅地談笑着，活躍着時候，我會突然想起那一抹陰影，真的，我覺得李潔就像抹陰冷的影子，總不期然地罩在我那原本清朗的心境。

第二學期一開始，李潔就得了個成績優良獎，這原是大家意料中的事，然而我實在搞不懂，她爲甚麼要那麼死命地啃書，每一堂課，她總坐那一個位子，專注地和教授相逼視着，有時，全班幾乎都沉沉入睡了，於是，教授就對着她講起課來，而她，永遠是那麼專注的聆聽着。李潔的功課一直是名冠全群的，然而，期中考時，她卻出乎意料地一敗塗地。

「妳這次怎麼搞得呀？」我問道。

她驚慌地望着，似乎我窺探了她的隱秘般的不安。隨即，她將眼光迅速地移去，以平緩的聲調道：「沒有啊——。」她的眼光望着他處。我可以感覺那故作平緩的聲音是多麼不自然，我甚至可以感覺到她的聲音有着些微的顫抖。

事實上，我早就察覺李潔最近似乎有點異常，她不再整天緊繃着臉的笑話笑起來，不用說我有多訝異了，而最重要的，李潔仍顯得拘謹得很，但是，她畢竟卻掉了那一身老舊寒倉的服裝，她整個人因而顯得生動起來。

如果，如果說李潔就一直這麼光采煥發的話，那麼我定會爲她慶幸的，儘管我並不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促使她的改變，可是，陰霾並沒有離開李潔，某些時候，她又會陰沉着臉，楞楞地將眼光拋向遠方，遠得令我望不透，我直覺地感到，李潔的突然轉變，似乎蘊藏着一個更大的變故。



那晚，我拖着疲憊的身子從一個無聊的聚會中逃出來，宿舍距離並不遠，於是我決定徒步回去，何況，月光是一般地嫵媚。突然，我驚訝地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迎着我走過來，李潔！我奇怪居然會碰上她，晚上，她通常在文學大樓前就着燈光猛啃書的，然而，更令我訝異的是——李潔身旁的男伴。他穿着某大學的系服，輕扯着李潔的手，一面走一面絮說着，而李潔偏仰着頭，出神地聆聽着，她臉上掛着淡淡的微笑，在柔和的月光映照之下，竟有股說不出的柔美。

她是那麼專注，以致走到我跟前而毫無自知，而我原打算迴避的，卻也由於方才那仔細的端詳而忘了移動腳步。

「嗨！李潔！」事到如今，我只得尷尬地打着招呼。李潔詫異地偏過頭來，神情猛地大變，月亮是那麼柔和地潑灑着，以致我想起那個同樂茶會，想起那隻碎翼的黑蝶——雖然，李潔那藍底細花的裙子提醒我，方才，在遇見我之前，她還是隻安恬的彩蝶。

男孩不解地望着李潔，再用一種敵視的眼光瞪着我，我無奈地苦笑着，同時邁開腳步離開她們，我覺得好累，好累，覺得自己像小丑般地可笑，我只有一个念頭，「離開！」是的，遠遠的離開李潔的世界，它太複雜了，複雜得不是淺薄的我所能了解的，雖然，我會那麼想去「知道」它。

李潔開始躲避我，我甚至不知道爲甚麼，包括她那晚突變的神情，我不知道我有甚麼過錯，而李潔，她到底在隱瞞些甚麼？躲避些甚麼？然而，這一切我都不在乎了，我決心要回到我那青春歡樂的世界。畢竟，我才大二，我毋須因李潔的陰鬱而使自己的日子也蒙上一層灰蒼。我真的是如此地下定決心了，然而，卻由於一次意外的發現而使我不再度捲入漩渦。

拾到那只皮包時，覺得相當眼熟，那似乎屬於李潔的，然而，爲了確定起見，我翻出皮包內的證件，果然，內有一張李潔的身分證，而使我大吃一驚的是：「李潔」兩字的下邊竟寫着「董雲平」三個字，那是配偶欄。

我被這突然來的事實呆了，一切的疑惑瞬時都有了答案。此時，一個問題飛快地閃過我的腦海，很明顯的，那天，我所碰到的那個和李潔談笑風生的男孩絕非董雲平，我不得不爲李潔憂心起來，她正不計後果地走向絕崖，我絕對不能看她一寸一寸地沉淪下去，總得有人



這般悲哀啊！

從那天以後，我跟李潔似乎有了某種默契，我們常在一起，然而，沉默的時間佔了大多數，彼此都不提起那個週末，那對她，對她，都是一種莫大的傷害。儘管我常和她在一起，然而，沉默的時間佔了大多數，彼此都不提起那個週末，那時她，對我，都是一種莫大的傷害。儘管我常和她在一起，然而，我一點都不了解她，說「了解」那太嚴重了，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她，包括她的家庭、她的過去，以及她的愁苦。

時間並不容許我進一步地去認識她，寒假在衆人的歡欣企盼下來臨了！那個寒假，我瘋狂般地玩樂着，歡笑和快活盈滿我的心，一切的不快都讓我拋得遠遠的，每天每天沉浸在無限的笑聲與歡愉中。只是，有時候，李潔的影子會突然掠過我的心頭——在我看着大夥兒欣悅地談笑着，活躍着時候，我會突然想起那一抹陰影，真的，我覺得李潔就像抹陰冷的影子，總不期然地罩在我那原本清朗的心境。

第二學期一開始，李潔就得了個成績優良獎，這原是大家意料中的事，然而我實在搞不懂，她爲甚麼要那麼死命地啃書，每一堂課，她總坐那一個位子，專注地和教授相逼視着，有時，全班幾乎都沉沉入睡了，於是，教授就對着她講起課來，而她，永遠是那麼專注的聆聽着。李潔的功課一直是名冠全群的，然而，期中考時，她卻出乎意料地一敗塗地。

「妳這次怎麼搞得呀？」我問道。

她驚慌地望着，似乎我窺探了她的隱秘般的不安。隨即，她將眼光迅速地移去，以平緩的聲調道：「沒有啊——。」她的眼光望着他處。我可以感覺那故作平緩的聲音是多麼不自然，我甚至可以感覺到她的聲音有着些微的顫抖。

事實上，我早就察覺李潔最近似乎有點異常，她不再整天緊繃着臉的笑話笑起來，不用說我有多訝異了，而最重要的，李潔仍顯得拘謹得很，但是，她畢竟卻掉了那一身老舊寒倉的服裝，她整個人因而顯得生動起來。

如果，如果說李潔就一直這麼光采煥發的話，那麼我定會爲她慶幸的，儘管我並不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促使她的改變，可是，陰霾並沒有離開李潔，某些時候，她又會陰沉着臉，楞楞地將眼光拋向遠方，遠得令我望不透，我直覺地感到，李潔的突然轉變，似乎蘊釀着一個更大的變故。



那晚，我拖着疲憊的身子從一個無聊的聚會中逃出來，宿舍距離並不遠，於是我決定徒步回去，何況，月光是那般地嫵媚。突然，我驚訝地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迎着我走過來，李潔！我奇怪居然會碰上她，晚上，她通常在文學大樓前就着燈光猛啃書的，然而，更令我訝異的是——李潔身旁的男伴。他穿着某大學的系服，輕扯着李潔的手，一面走一面絮說着，而李潔偏仰着頭，出神地聆聽着，她臉上掛着淡淡的微笑，在柔和的月光映照之下，竟有股說不出的柔美。

她是那麼專注，以致走到我跟前而毫無自知，而我原打算迴避的，卻也由於方才那仔細的端詳而忘了移動腳步。

「嗨！李潔！」事到如今，我只得尷尬地打着招呼。李潔詫異地偏過頭來，神情猛地大變，月亮是那麼柔和地潑灑着，以致我想起那個同樂茶會，想起那隻碎翼的黑蝶——雖然，李潔那藍底細花的裙子提醒我，方才，在遇見我之前，她還是隻安恬的彩蝶。

男孩不解地望着李潔，再用一種敵視的眼光瞪着我，我無奈地苦笑着，同時邁開腳步離開她們，我覺得好累，好累，覺得自己像小丑般地可笑，我只有一個念頭，「離開！」是的，這的離開李潔的世界，它太複雜了，複雜得不是淺薄的我所能了解的，雖然，我會那麼想去「知道」它。

李潔開始躲避我，我甚至不知道爲甚麼，包括她那晚突變的神情，我不知道我有甚麼過錯，而李潔，她到底在隱瞞些甚麼？躲避些甚麼？然而，這一切我都不在乎了，我決心要回到我那青春歡樂的世界。畢竟，我才大二，我母須因李潔的陰鬱而使自己的日子也蒙上一層灰蒼。我真的是如此地下定決心了，然而，卻由於一次意外的發現而使我不再度捲入漩渦。

拾到那只皮包時，覺得相當眼熟，那似乎屬於李潔的，然而，爲了確定起見，我翻出皮包內的證件，果然，內有一張李潔的身分證，而使我大吃一驚的是：「李潔」兩字的下邊竟寫着「董雲平」三個字，那是配偶欄。

我被這突然來的事實呆了，一切的疑惑頓時都有了答案。此時，一個問題飛快地閃過我的腦海，很明顯的，那天，我所碰到的那個和李潔談笑風生的男孩絕非董雲平，我不得不爲李潔憂心起來，她正不計後果地走向絕崖，我絕對不能看她一寸一寸地沉淪下去，總得有人

拉她一把，總得有人！

「妳不該再和他繼續交往下去。」我語氣堅決定說，不管是否會引起她的反感，站在一位朋友的立場，我勢必盡力而為，何況，李潔是那般地孤單，孤單得只有我這個整腳的朋友。她緩緩地抬起頭來望着我，她那眼光使我詫異得很，沒有羞愧、沒有悔恨，只是很無辜地望着我，那樣子，就像在聽毫不相關的事，我幾乎以為這只是一個誤會，一個因我自作聰明所引起的誤會。

「妳不會懂的。」她嘆了口氣，很無奈地道。

我不服氣地看着她，覺得自己應當有話來反駁，然而隨即我即悲傷地緩和下來，我不會懂？事實上我根本不想懂，我只是這般誠心地在阻止一件錯誤的發生，阻止我那可憐的朋友陷入無邊的深淵，難道說這也犯錯？李潔並沒有給我答案，她旋即倉促地休學了。

二個月後，一紙白色的訃聞帶來李潔的死訊。除了去憑弔她外，我不知道我還能作些甚麼？在告別式上，鄰人告訴我李潔死於車禍。「其實啊！」那鄰人接着道：「這也難說，不一定是故意讓車子撞的。」

「自殺？」我駭然問道：「爲甚麼？」

「哪！妳看。」那人用手一指。順着方向望過去，一個老太婆伏在靈柩旁邊嚎啕大哭，她的旁邊站着一個呆楞楞的男子。

「妳看，這種惹人伊怎能忍受？」鄰人搖頭嘆道。

「那男的，」我驚異的問：「是李潔的丈夫？」

「是啊！」又是一聲長嘆：「自小就是白痴，阿潔是董家的童養媳，她養母對她是不錯，她愛讀書，居然也讓她讀到大學，但是，」唉！那養母爲了傳宗接代，一直要兩人作夫妻，阿潔又是孝女，不敢違抗，所以……」

是這樣嗎？李潔，這就是妳的故事嗎？我盈着淚蹣跚的往回走，臨行時猶瞥見那粗壯的男子晃着她那笨重的頭顱不清地呢喃着。

一切將淡去，遠去，我走過了那糾纏的鳳凰樹影，就像掙脫了心靈之網，這些年了，李潔，妳的愁鬱也該淡了遠了，或者，早在妳入土之時，已經深埋了。一切終將淡去，而我將跨越那陰霾。



# 最後一份午餐的話

· 楚 楓

命中是這樣子註定，我們就別跟它固執下去了；在我的骨與肉已無法再承受另一個懺悔的十字架。請別告訴我夢是一個終點，我着實還要安樂下去。我當然沒有忘記生命的存在是在愛與愛之間舉步。

## 1. 橫舟野渡

如果說我生命是有所記取的，那我想以小刀刻在石頭上說是這裏。這裏是教我每夜上床時就想着明天如何如何多姿多采的樂園；這裏的關懷與愛，是外面的冷漠世界中找不到的。

走過一街的空虛，神氣也開始跟着每一步抖落滿街。走向飯檔，捧着那一盤飯時，我再下意識的告訴自己，這是最後一次，也是最後一盤。其實，幾天前，我已一直的告訴自己這一刻的來臨，唯一沒想到的是這一刻竟來得那麼快。

想起耶穌，祂不取於人，卻一味施愛予人，釘上十字架後，祂的愛還是一樣。而我這些日子，一味取於人，卻不知如何去還。所以說，被別人所愛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至少在心靈上是一種負擔，一種潛意識的不安。而我終於下定了決心，要把這一籬筐一籬筐的謝意寫在竹葉上，因為竹葉青青是我們傳統的樹。

我這就走了。像一陣風掃過一條空巷，從巷頭到巷尾，沒有一點走過的足跡。忘了自己是否有說過再見。再見這兩個字並不難說出口，只是看說在何時何地，畢竟再見還是有點酸溜溜的，所以，我用眼睛用手告訴大家再見之後，趕緊拉開半透明的玻璃門，踏出街外，直奔向我的路。當時的情，就像月圓時漲潮的波浪一樣翻騰。

（那一份最後的午餐，我吃得百感交集；盤子空了，還是不情願站起來。）

## 2. 孤鴻明滅

像一隻孤傲的鴻鳥，越山越河越向花城。

我不寂寞，只是感覺孤獨。我怕孤獨，因為孤獨總是教人孤掌難鳴得很無奈。耶穌是個偉大的聖者，祂也有流淚的時候，那麼就請你們允許我在離去之前，為那藕斷絲連的骨肉的切離而流下幾行淚吧。

我捨不得的還多着。我說過，我不但不想揮一揮衣袖，反而恨不得把小島的每一片土地每一株樹每一片藍天每一朵雲給帶走；因為我們是如此的親切了廿年。

（或許阿凡真的是對的。瀟灑只是掩飾自己感情的一種手段。）

我被愛得一無是處，也為着愛別人而手足無措。



我離過家，愛過家，恨過家。恨它是一時用氣的，愛它是永遠的。最後也得承認，家永遠還是家，一個基本的起點與終點。

我暫時還不知道自己不想家，也不知自己會否像大哥一樣時常急着要回來。媽媽是拿鎖匙的好主人，任何時候都樂意打開籠鎖，讓咱們飛翔。媽媽說，外面的世界才是一座學校。於是，這一回的遠航該是快樂的編繪。以後，我給媽媽的愛是不着邊際的牽掛。

而後，我是一半的季候鳥，季節一到就展翅了。甚麼時候再回來是一個問號。也請別追問。

等我回來時，不會忘記要你數我身上羽毛掉了多少。

## 約稿

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  
真實的創作  
公平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只要好的作品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  
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  
● 譯稿必須附原文  
並註明出處  
● 來稿請附中英姓名地址  
以便我們寄發稿費  
● 除非附來回郵信封  
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

# 長城與書

J. L. Borges

孟仲季 譯

幾天前，我讀到修築中國長城的帝王即是下令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這兩項驚人之舉——修城與焚書——源出一人，着實費解。本文之作，意在究明其所以然。

從歷史上看來，上述二項作為並非不可思議。像戰爭時期的漢尼巴（迦太基名將）一樣，秦始皇統一六國，廢除封建制度，修城是爲了國防，焚書是爲了杜絕反對者頌讀古聖賢。對一個皇帝來說，普通得很，毫無出奇之處，始皇之所以與人不同，在於規模之大。這是漢學宗的說法，就事論事，我頗不以爲然。以牆圍護果園或花園事屬平常，以之圍護國土則不可同日而語。自稱最古老的民族棄絕其歷史記憶（姑不論真假）的陳腔濫也足以自圓其說。秦始皇宣告歷史自他開始時，中華民族已有三千年的歷史了（包括黃帝與顓頊，孔子與老子）。

秦始皇因生母行爲放蕩不檢而加以放逐，這一大逆不道的作法，以傳統道德觀念視之。當然是大不孝。也許是爲了此一指控，他決意焚毀經書；也許是爲了塗拭生母的醜行這一唯一理由而毀掉整個過去的歷史。（此與Judea王爲了某男嬰而殺盡所有剛出世的男嬰不同）這種揣測值得注意，不過卻與修城無關。根據史家的說法，始皇禁止臣民提及死亡，尋求長生不老之藥，退隱密室。這說明了空間之城與時間之火是「魔障」，意在終止死亡。萬物各有其自存之道，Baruch Spinoza如是寫道。也許始皇及其方士相信長生不死之說，腐朽對之無能爲力；也許他意在重建時間之始，作爲真正的第一個，故而自稱始皇帝，有點像發明文字與指南針的傳說人物：黃帝。根據禮記，黃帝賦天下萬物以名，秦始皇亦如法炮制，刻石誇言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萬物莫不依其原名而立。他夢想建立一個永垂不朽的王朝：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於千世萬世……我是從「魔術目的」的立場而持



論，如是一來，修城焚書就符合不是同時發生的說法了。這（何者爲先，因人而異）予人印象爲：某帝王最初摧毀而後決意保留，或他覺醒過來，毀滅先前所維護的。不管是那一種揣測，都富於戲劇性，就我所知，卻缺乏歷史依據。Herbert Allen Giles（著名漢學家）說藏書者被熾熱鐵棒烙印爲記，然後遣往修城，至死方休。此說有利於或容許另一種說法，或許長城是隱喻，或許秦始皇剗遣那些崇拜過去的人去幹一項又大又重又無意義的苦事，就如過去一樣。或許對他來說，長城即是挑戰，他想：「人們留戀過去，對此我和我的創子手束手無策，可是總有一天會有某人像我一樣，把記憶塗掉，變成鏡子而不自知。」或許秦始皇在其帝國之內修城，因爲他知道城是會壞的至於焚書，那是因爲他明白所燒的書是神聖的，換言之，那些書教導人們整個宇宙或每個心靈如何思想。或許焚書修城的作用在於暗中互相抵消。

不管是甚麼時候，頑拗之城老是在我所看不到的土地上投下其陰影系統，那是凱撒大帝的陰影，他下令最謙恭的邦國把過去毀掉；撇開揣測不談，這個說法之所以感人是因爲還講得通。（好處在於反對大規模地建設與破壞）持此以觀，我們得以推論：一切形式自有其優點，不論其猜測的「內容」爲何。這與克羅齊的理論不謀而合，早在 一八七七年，Pater 就斷言道一切藝術的極致是音樂的境界：純形式而已。音樂陳示幸福快樂，神話面臨時間的重擊，某些暮色或場所有話要說，或是說了而我們卻漏掉，抓不住，或是正想開口；以其爲美學現象，或許此一啓示之危機得以安然無事渡過。

# 軍旅生活三篇

• 卡夫

## 哨

哨站的左邊

一棵樹

樹的前面

揹着一管槍

我是那根游走不定的秒針

抬頭

一個月亮

注視

換班

我卸下了一種風景



巡

兩把尖刀

一左一右

挑開了

一路上埋伏的夜色

收集月光

是這次突襲的主題

回頭

我看不見你

你被敵人偷走了

一次不小心裏

瞄

槍管後面

我的一隻眼睛

凝成待飛的子彈

瞄準器前面

打中的每一個目標

都是自己

# 鄭變詩兩首

## 林 森

---

重重森林  
沒有婆婆大樹

偶而

矯健的飛鳥  
銀光閃爍  
憤怒地掃過  
灰濛濛天空

至於嘛

雄獅和他家族

馴服

爲馬戲班

提供娛樂

深沉不露

伺機放槍的獵人

或養神

或假睡

---



# 歸

---

可以說  
這座密林  
似乎沒有甚麼好顧忌了

我疲憊的打從小巷回家  
賣甘蔗水女孩  
坐在藤椅嗑瓜子的老婦人  
我們依時相見

無須要招呼  
我們是那麽熟悉  
有時又覺得  
彼此一點兒都不相干

不管怎麼樣  
我們總是匆促一瞥  
想聊些甚麼  
霍霍的暮色  
已淹湧而來

---

# 尋找

## 一片

## 樂土

他們都走了。一個繼一個就這樣的飛走了。飛向南方或北端，從柏斯到英倫，遙遙數千里，只爲了尋找一片樂土。他們都說：這裏我們怎可以再耽下去呢？快要沒有立足之地了。他們都說：一定會有另一塊樂土的，一定會有另一塊樂土的，可以讓我們安居、樂業、繁殖、教養以及終老。

但我卻在彭亨州找到我的桃花源，海拔四千多呎的福隆港。

在那裏，木棉花開得像向日葵一般大，城裏來的人一面「嘩」「嘩」的叫着，一面把臉貼着花拍了一照，以便下得山後，可以有圖爲證一番。待看到屋外大如瓷碟的蟹爪菊與小如鈕扣的黃雛菊時，更是一陣不小的騷動。整個山峰都是城裏人的嘩嘩聲。

那些葉實疊疊的朱槿，或淡青或淡黃，雖然其酸無比，卻成了餐桌上不可一日無之的佳品。以後的三天，不是制飲其汁，便是夕餐其葉。吃著菜園裏新鮮的綠蔴可以搗下一層油的瓜菜時，便會覺得活著還是最好的。

而活得好，你說，不也是人世裏最好的報復嗎？



● 福隆港



我住的地方，是英國人建的別墅，高柱，石牆，曳地的通花窗簾，是甚有氣派的豪門巨宅。從樓下游蕩至樓上，又從樓上游蕩在樓下，四間套房，五間雙人房，三大起居室，好像怎樣走都走不完。

十一月中旬，東北季候風將起，下午三時許，我披着風衣，走在陰雨微微的戶外，等着被叫去喝下午茶。奇怪的抬頭看，那些羊齒類植物，竟然可以長得那麼高，有三四十呎那麼高。有些已經光禿了，但還有更多的在蠢蠢欲動。他們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雖千萬年，縱然人世間已經歷無數的朝更代換，仍是蒼翠的生機勃發。

啊！怎麼可以不提別墅裏的伙食呢？一天四餐，早餐是英式的火腿煎蛋，午飯為中餐，下午茶的甜品是夾凍菓子醬的蛋糕，再加上歐陸式的晚餐，還有一天到晚喝個不停的咖啡，城裏來的遊客都笑噱說：再住下去，必須穿紗籠才可以下山了。

在山上，十一時過後才送來當天的報紙。沒有收音機，也沒有電視機，甚麼機都沒有，和下面的世界幾乎完全斷絕，人際的是非恩怨，又諸如紙糊的獅子納不納進國家文化的紛爭，彷彿都是身外之事。一夕之間，在措手不及或遙遙無聞下，吉隆坡塌成了龐貝城，亦未可知。

入夜後，壁爐的火點起了，蜷縮在火爐邊取暖，讀着羅倫斯的書信，隔一段時間便向爐中扔進一兩塊木材，火焰跳動，發出滋滋聲，一面覺得驚奇，他怎麼有那麼多信可寫？似乎天天都寫信，「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還可以出成書呢，呵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看他的信看得倦了，便開着床頭的小燈朦朧睡去，只聽見一個聲音輕輕的說道：這裏好靜好靜，啊你聽，連一絲蟲聲都沒有。何必再出去尋找桃花源呢？這裏便是。

# 給時間

• 周清嘯

時間，你無時不在逡巡

當所有的喧囂都沉澱成寂夜

仍是你的聲音達達而至

比風雨更冷，比潮汐更綿長

比影子更善於跟蹤

時間，你留在世上的炎涼

名字叫遺忘

感情在於你，只是一抹火影

無論多熾烈，最後剩下

冷冷灰燼

時間，你把所有的記憶

都錮禁在旱地裏

卻把風霜留在衆臉上

魚鱗般閃閃發亮

而在你手中，今日

很快就被處死

時間……。



# 燈塔

• 周清嘯

仰望蒼穹。俯瞰浩洋

佇立孤島上百年如一日

傲岸而高瘦的身軀苦撐起

頂天立地的雄姿

而白雲聚散，日輪循環

多少波濤嘈嘈不絕

知道矗立是必須堅持的

不能崩潰，再艱辛也要

白天讓飛鳥歇息，夜裏給舟船憑藉

昂首在世事變遷中

守護神自許地守住浩藍的一角

星星的方位，礁石的陣地

當歲月重疊斑剝了露痕的石牆

鄰水鏡留映不了丁點的滄桑

跨不出一步，最末的停駐裏

雖無人能讀透永生的寂寞

也要夜夜高舉明燈

送夜航的人平安的往返

# 「岳陽樓記」

## 探析

• 余崇生

提到這篇『岳陽樓記』，相信大家都知道，乃是出自宋人范仲淹筆下的一篇優美古文，其中的某些辭語儼句，時常被引用到文章裏或日常的言談中，全文長共三百六十字，記得小時候曾經讀過它，以後當了老師也教過它，所以對這篇文章，不但熟悉而且特別喜歡。

在中國文學史中，范仲淹並沒佔有很顯著的地位，現在我們在坊間所看到的『范文正公集』，是後人替他編輯出版的，全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如果從整個來看，范氏不算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但在歷代的文評詩話中，都給他的作品很高的品評，除了這篇『岳陽樓記』外，例如『江上漁者』、『御街行』、『漁家傲』和『蘇幕遮』等詩詞作品，均是常被人們傳誦着的傑作名篇。

這篇『岳陽樓記』是范仲淹在慶曆六年丙戌九月十五日，五十八歲時應朋友滕子京之囑而寫的一篇文章。滕氏與作者同年舉進士，後因御史梁堅誣告，貶官知岳州。當滕氏到岳陽之後，「去宿弊以便人，興無窮之長利」（見歐陽修「與滕待制子京書」），所以作者在文中，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的敘述，大約經過一年的時間左右，滕氏修葺這座岳陽樓，於是便求范仲淹爲樓作記，這便是范氏寫這篇千百年來爭相傳誦的文章的緣由。



在這篇記裏，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好像在描繪岳陽樓的大觀，可是當我們詳細閱覽，研探推敲之後，則可發現作者所要表達的理念和思想有的在篇首揭出，中篇映現，或篇末點明。然而范氏在文中所抒發的「先憂後樂」的主題意旨，根據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云：「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又：宋史范仲淹傳中也提到：「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悍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及「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等。從這些引文中，便說明了范氏在「岳陽樓記」中所表達的思想和觀念，並不是在寫這篇記時才開始醞釀出來的，而且早在青年時期就已經奠定形成了。只是當他在寫這篇文章時，除了由覽物興感外，再加上深厚的感情，赤裸裸地將它傾述反映出來吧了！

范仲淹這篇「岳陽樓記」，是以一種駢散結合的體裁來敘寫的，所以在文中可以發現不少對仗工穩，韻調和諧的駢儷之句，例如「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沙鷗翔集，錦鱗游泳」「長煙一空，皓月千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居」等，以這些優美的駢句穿插其間，於是無形中增加了文章在韻味上的飄逸與明快，並且也使到全文之氣勢更爲磅礴與高邁！當然范氏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是經過一番嚴謹的構思的，因爲岳陽樓是個遊覽勝地，從唐代開始已有不少文人墨客爲它的壯觀寫過詩文，例如李白的「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其五、杜甫的「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及孟浩然等人的詩作，都是家喻戶曉的佳篇；且有關岳陽樓的勝狀大多已被前人寫盡，而范仲淹在這篇記裏，要從那方面去捕捉靈感動筆寫起？對於內容和正論方面，又要如何來表達和處理發揮呢？在「古文觀止」中，對這篇記有如下的一段評語：「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觀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後文憂樂一段正論。」，在這裏很清楚地點出了「岳陽樓記」的寫作特色，並且也說及了文章寫作的層次。

我們知道文章貴在獨創，最忌因襲，所以當范仲淹尚未下筆寫「岳陽樓記」的時候，已



經注意到避免說平實之理，載庸常之行的道理，因此他必須另闢蹊徑，從平庸日常的景物及季候的變化中，寫出不平凡的觀感，並且在字裏行間夾敘闡發其思想意旨，如此方能表露出其立意的新穎與靈活，境界的超脫與高遠，使文章的內容風格達到獨樹一幟，出類拔萃的境地。所以范仲淹在寫岳陽樓的大觀時，只用了「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二十二個字，簡潔明瞭，下接「前人之述備矣」一語，輕輕地帶過，然後急轉直下，再從另一個角度去構思發揮，文章在這裏只用一個連詞「然則」，便把讀者引到了下起一段的意思上去，行文是何等的快捷，章節的轉換又是多麼的利落。

在這裏范仲淹想到岳陽在地理位置上是「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在交通經由方面是一個極重要的樞紐中心；由於這個原因，故成了遷客騷人往來覽遊薈萃的地方，於是作者緊緊地抓住了遊客們登樓憑眺後，對樓外春、秋、晴、雨氣候籠罩下，在不同遞變的景色中，必然將引來無限的感興，復又把自然與個人喜、憂、哀、樂的心理情緒起伏感受上着力描繪與刻劃。例如：當「淫雨霏霏」的時候，岳陽樓是那樣的寒冷陰慘，在四周圍可以聽到「陰風怒號」「虎嘯猿啼」，令人感到膽寒戰慄的聲音；又當「日星隱曜」「山岳潛形」「薄暮冥冥」之際，呈現在眼前的又是那樣的昏濛冥暗，陰森暗澹，幽幽淒迷的色彩，在這種情狀下，則不免要讓人想到「商旅不行，檣傾楫摧」的悲涼境況，這在覽物者的心理感受轉化上來說，那是應該很自然的現象！

然而，岳陽樓並非終年淫雨綿綿，淒風不息，陰暗不晴的地方，當也有「春和景明」「皓月千里」的時刻，在這時岳陽樓浮現出來的畫面，卻又教人感到明媚與歡快，映入眼簾的是「一碧萬頃」「錦鱗游泳」「浮光躍金」，一幅多麼鮮艷，熱鬧和活潑的自然彩圖；並且還可耳聞到遠處飄傳過來「漁歌互答」的歡樂歌聲，及一股似乎散發自「岸芷汀蘭，郁郁青青」的撲鼻清香。這時或可作個假想，當置身在如此歡快和樂，淡然無爭的環境之下，抒發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的「其喜洋洋」的心情，那也是應該非常合理的。故從前段的陰雨灰濛，淒寒悲涼到後段的春和景明，波平浪靜之間的兩種自然現象的變化，無形中給登斯樓者帶來了幾許屬於心緒與靈思上的牽引，進而逐漸提昇為一種情與景方面的交感與融會，這篇記寫到這裏時，似乎可戛然而止了，可是不料作者文筆一轉，柳暗花明地又翻出一層意



思來，寥寥數語表達出了本篇的正論，頓時讓讀者恍然悟到作者的意者所在；由此可見范仲淹寫這篇『岳陽樓記』，其在立意及思想的抒寫手法上，誠然要比遷客騷人站得更高一層的境界。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地從整篇文章中，來探測有關作者心態思想上及章法層次表現方面的一些技巧，前面已經叙及范仲淹寫這篇記時，是在被貶之後，依一般常情來看，一位過去是威名赫赫的將帥，而現在突然被貶遷在外，處於逆境的情況下，其在心理上的悵鬱憤悶之情能說毫無沒有嗎？在文章的中段裏，他對樓外四時景物描繪得那麼淋漓盡致，相信其中多少也寫出了自己在心裏上的某些感觸、動向和比照吧！再而我們很明白地理解到文中范仲淹的先憂後樂、仁義禮樂、汎愛樂善的精神應都是源自於儒墨思想而來的。至到後來，他雖身處被貶的逆境中，仍更以這種理念作為一種自勉的表徵；並且也兼作婉曲規勸好友滕子京的一篇文字，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從宋代范公偁的『過庭錄』中得到證明。文云：

滕子京負大才，為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郁頗見辭色，文正之與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

范仲淹不僅將自己的思想觀念當作『岳陽樓記』中的主旨抒寫發揮，同時還寓含了另一用意所在，這種寫作表現手腕可謂高明絕妙矣！

在平時我們讀到的遊記文章，大部份只是寫眼前的實景，而范仲淹在這篇『岳陽樓記』裏，所寫的是所謂懸想之景，也就是虛景。因為洞庭湖四時不同的景色變化，作者不可能一時盡收眼底，然卻以其高妙的寫作技巧與敏銳的觸感，掌握了景物變化的特點，層次井然地叙寫出來，這些雖是憑其懸想而命筆，可是給人的感受仍然是十分的真切！至於文章的結構上則是先寫景，繼抒情，終言志，三者先後分明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造語的節奏排比上也相當的勻稱貼切，這或也可說，它與一般的遊記文章比較特出迥異的地方吧！

一篇文章除了主題含義的深刻新穎，布局剪裁的不落前人的窠臼外，其次，便是要注意到遣詞鍊字上的工夫了。例如文中在開始寫到「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

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句中的「越」「乃」「增」和「刻」四個字，可說用得非常精當，因為「越」字表示出了時間上的推移，「乃」字表現了重修之因，「增」和「刻」兩字交代了擴建和施工之情況；其他又如「去國懷鄉，憂謫畏譏，滿目蕭然」句中的「懷」「憂」「畏」「滿」和「蕭」等字，都含有惻憫意味的字眼，在這裏它除了抒達作者觸景後由內心發出的興感外；並且也深沉地表露出了作者對國家百姓一種着念與關懷。故從文中用字上的輕快、沉重或明朗等，多少都與作者寫作當時的心理情緒有着極密切的關係，於是由這些線索去探測，很可得到某些對作者心態及作品方面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

往往當我們讀到一篇或一部歷代文人哲士留存下來的優美文學作品時，無不在心靈上給激起無限的迴響與震撼！例如：屈原的離騷；文天祥的正氣歌；諸葛亮的出師表；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等，都是出自肺腑之言，真誠悃悃，其中無不顯現着悲天憫人，把個人的死生與安樂置之度外的巍然精神；同樣的，我們讀了以上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之後，除了文中的那些肝膽照人，光彩奪目的警句外，更令人深深地體認和感受到其「憂民憂君」、「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精神的偉大與浩然！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八日於大阪

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

現在就訂閱

# 蕉風

月刊



# 香火袋

沈穿心

## 午

智慧的隔離，思緒在  
寂寞的土地，日夜查閱  
竟是錯誤的居多

親親，啊，親親  
在鏡子裏，有人藏匿着  
沒人知道，也許是  
恨我，把死亡埋伏在

水銀背後，撒下

一個預言，說：

爲了愛你，也爲了

保存虔誠永不沾污的泉源

在你與我之間的

秘密裏……………。

假設遺落在那兒的最初  
有我挖根的聲音

互相呼應，在遠方  
有最後部落的土人，還有刀  
淺淺深深，爲你  
雕成我的心境……：

該如何去迎接你呢  
山林只能在一夜間，用來  
看你，看我  
在無人的家鄉，中間，有一盞  
我靈魂的燈火，害怕  
你逼近而消失

---

# 末

---

你可知道走得太快，聲音會  
徘徊在  
天地間，不知該  
如何去抓住山河在  
深深的草木裏。如果  
驚心的鳥，就這樣  
恨恨地遠去，沒有恨  
淚如何成行，也不能



拉攏國破的身軀在  
起伏的城春裏。如果  
花能感時，血能  
倒流，該濃的  
是甚麼呢？沒有人把  
春望的冷暖，拉近在  
此時此地，無非是  
許多心事都已直埋入那無盡的白髮裏

（此刻，我早已傾心地融入  
你漂泊的航線，記憶，以及  
愛的傷痕在

此地此時，即使是

我們的夢，貧瘠得令人

想慟哭，並且

歲歲忘卻

寒在

我們固執地要把自己交纏入泥土裏）

申

你在誦讀自己不斷增刪的詩  
我在你的聲音裏，聽見

字裏行間，佈滿  
沉思的森林，如髮在  
抗拒文明的帳蓬  
把我們駐紮在  
一個怎樣怒放的沉默裏  
從容而死，該是  
你或我，還是  
風砂與刀馬的武士  
我們是不是被悲哀壓傷  
在開花的後庭上？

我該笑，還是你該哭  
繫不住的土地  
我們果真能在景物裏，留得住  
你的航行，我的  
城邦

在一個不甚光澤的歷史裏  
如果，我在家居急於張望  
那叢火，抖在  
生命的轉變中，讓我的  
解釋在你的夢裏，不會  
斑駁地穿行  
你與我死後的聲名  
還有愛！



# 西

我們帶回來

一種藝術的浮雕，叫

詩

「如果夢可以植

如果悲哀可以關上

如果拖在身後是整個世界

如果敞開胸膛是衰弱的聲音

不必揣摩，歷史搶去所有的榮華

留下是一江悲劇的水源

給我們，痛思在

五月五」

「拔躍而起，如果是

一叢髮絲，擴散在

水中央

張望，找不到

最初水源的人，如果是

瀏覽家鄉式的泥土，有斷續

鄉音，在一盞

一卷一茶壺……………

我們可讀出荒涼的身世  
在繁榮的城火裏」

我們帶回去

浩瀚的血液，不再是

淚與

水

## 戎

關於我們的隱藏，在泥中

請抓住我的手，緊緊地

握住你自己，如果

經過相識與不相識的交界裏

有你與我之間的

位置，我們該如何去駐紮

如何的記憶

我們該如何去收服

如何的俘虜

關於我們的行踪，日子啊

每天，每天在束縛與



刺探我們虔誠的回顧，而大地的  
浮滓和塵埃，以及

夢魘的聲音

正鹵莽地撕裂

我們留戀的秘密，和人間

土族，深埋着我們

不會離開山的林叢，樹木的

根啊……………

關於我們的傳說，一夜之間

在自己的火焰裏睡着了

如果在那暗黑裏，還有光

游入我們的眼界，然後似

長長的列車，短短地

交鳴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裏……………

---

## 亥

---

如果你寂寞的一株

嗓音樹，向我

開啓土壤的根莖

長大的花房

如果我是紙上的一望  
無際的臉，向你  
訴說口中的語言：

會記得讀過世界，敞開在  
我們起伏的思潮裏  
哭也罷，你必需隱藏  
笑也罷，我必需隱藏  
我們註定接受被抑壓的  
姿勢……………  
以及回返原始的  
摸索……………

我們坐在此地，傾聽  
生命的火花  
哀傷的撞擊在  
體內，讓母親的憂慮  
埋藏在自己的故土，此刻  
如果有神，仍在  
喧囂的迴廊處，請不要  
驚嚇，關於  
我的行踪  
你的迷信



近日整理剪貼資料，重閱『香火袋』下半卷詩，即『午』至『亥』時，看見前數首分散地刊在三家報館之文藝版上，而後數首尚未發表，故重新全部修改後，寄給蕉風發表。

『香火袋』一卷詩共有十二首，上半卷詩，即『子』至『巳』（六首）經已一起刊在『文道』月刊上，爲了它的完整性，不忍視其『四分五裂』的『分散』，故再全部修改連同未刊之詩作寄上。

靈感來了又去，一日復一日，筆也丟了，思維也乾涸了，書櫥充斥着冷落的哀怨，偶爾抽個空擦拭着書上的塵灰，心一陣一陣的痛，每拿起一本心愛的書便有一個回憶在刺痛着我。

我不是一個很實際的人，常常不喜歡太認真的看生活，對金錢也沒甚麼概念，以前收入很好，錢一樣花光，現在沒錢，一樣過日子，不！不一樣的，怎會一樣的呢？從歲初至歲末，日夜枯守在這一小方屋簷下，也分不清孤單與寂寞究竟是敵是友？以前的日子，即使沒錢仍然可以過得很愜意、很充實。可以搭一路的公車去中山堂聽免費的省交響樂團演奏，可以走長長的重慶南路，一家又一家的去作書蟲，埋到華燈初上才高高興興的擠公車回家，周末沒事約幾個朋友去後中山北路，累了去泡音樂屋……。記憶猶新的是，最愛去冬日的早晨，暖暖的冬陽斜斜的透過晶亮的玻璃櫥窗，在上班以前漫步過博愛路到「太陽」去喝熱檸檬茶，陽光彷彿在透明的杯裏跳躍，那樣的冬晨又在夢的盡頭成驚鴻一瞥。

那時文思敏捷，格子也爬得真勤，和朋友一道，可以即興作「詩」（上不上路就不知啦！）滿身的「文藝味」，滿口的「文藝腔」；不論晴天、雨天、颱風天，或是惱人的梅雨季，都會有不同的詩蟲鑽進腦袋，不管怎樣的壞天氣，看在眼裏，都美麗。

是不是年輕的日子都短暫得令人如此心驚？是不是現實真壓得「人窮志短」？還是回憶總帶着幾分過濾的色彩，一切不好的全閃動漏掉了？即使不是，那曾經是如此可珍、可愛的日子已然是前世了，常覺得我已走了好遠的一段奈何橋，遙記前生，卻又不堪回首。真是前塵似夢。



# 無題

也不知有多久了，那種感覺真是既空虛又無奈，隱約間透着一股惶恐，也許，這就是所謂的犧牲？結婚的代價？粗糙、乾裂的手掌、不復尋覓昔日秀氣的痕跡，就像現在最害怕有人向我索結婚相簿來看一樣，看的人總是說：「唉呀，新娘照跟妳怎麼不一樣？」我又沒濃粧，歲月真是不饒人？

那種一口氣抱着一本書讀完的「閒情」已完全被尿片、奶瓶所取代，有時寧願省掉吃早餐的時間匆匆翻翻報紙，迅速的追幾篇喜愛的小說。若能躺下來好好把報紙從報頭讀到報尾，那簡直是莫大的享受了。

以前的事，似乎愈來愈模糊，也幾乎想不起過去那個常愛在深夜，坐在靠窗的書桌前，伴着冷冷的霧露，燃起一支煙，便可一口氣寫完三個短篇的那個人，獨自享受夜的溫柔，然後帶着滿足的倦意擁被睡晨覺，啊，那個全家最愛賴床的人，總是冷不防讓爸爸在脖子裏灌下一杯冰水，爸是最恨人睡懶覺的，小小就要人背「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一日之計在於晨……」我卻是「春眠不覺曉，夏日炎炎正好眠」。所以爸說我沒出息。但是，媽媽卻寵着我，為我拉拉昨夜沒拉上的窗簾，怕刺眼的陽光驚擾了我的美夢，我喜歡把頭埋在枕頭裏，聆聽媽媽細碎的步伐，輕輕的，輕輕的，在我心上熨貼着無限的愛意。

那是很久的事了，如今遠離媽媽，作了另一個小孩的媽媽。從何時起，一切都在悄悄的改變，鬪志被壓得有點「怨世」了，開朗的個性被磨得無可奈何的黯然了，就像一朵花的成長；可是，遲暮對我的實際年齡尚言之過早吧？心境卻有了不該有的歲數。

# 燃在心裡的一堆火

我滿頭大汗。不知怎麼辦才好。我迷路了。奇怪，偌大的城市，有這麼多條路，我竟找不到一條我要走的。我的路呢？我仰頭，擦汗而流的汗，發覺了午後的太陽在嘲笑我的狼狽。我難道就這樣的迷失了自己嗎？不，該有人替我指點迷津的。遂而轉入一條街。那兒有穿梭不完的人潮，響不息的車濤。一條被煮沸的河，那樣不安的在冒泡。我開腔問路，沒有人要答。他們用不信、懷疑的眼光看我，彷彿我對他們打着一個很壞的企圖。不，我要的只是一個答案，一條路，沒有要路費，我說。沒有人要理我。我迷路了。滿頭大汗。奇怪，奇怪，我發覺了，他們的臉上竟飄飄下雪。下雪了。冷冰冰的寒氣，侵襲上我炙熱跳動的心。我遂站在街道的某個角落，看路人匆忙而過；想一想，該不該像迷路的小孩那樣，毫無忌憚的放聲大哭，引出一些真誠的關懷與愛心來？我站了半天，想了好久，我決定哭了，卻愕然而僵立。真沒想到呵我年輕且時常泛濫的感情，在此刻竟引不出一滴表示哀傷的眼淚。原來，我如河般奔流的感情也開始要結冰了，要結冰了。熱血要冷了。臉上跟着要下雪了。腦袋要麻木不仁了。怎麼辦？不，我決定移動雙腳，離開那條街；我只是迷路，我要找的只是一條路，我自信會找到。而我發覺了，臉上下雪的人其實也在尋尋覓覓；他們也是迷失，迷失在一片冷漠的世界，在找尋着一堆火，燃燒在心裏的火花。（我心裏有一堆火，熾烈的亮着愛的火燄，閃爍着希望的光，散發着溫情的熱。風寒雨冷的日子裏，也唯有自己知道，應該如何呵護而不讓這堆火冷熄；也許這就是我對人、對自己活在這世界唯一詮釋了。）

稿於八一年五月廿三日



# 天地興亡

• 沈穿心

## 兩不知之三

爸媽：最反對寫詩的該是詩人的爸媽。我不知道，手握住的葫蘆，灌進了多少困頓的思想，它像不像一個緊握的拳頭？有誰想過，隱隱作痛的散髮，高懸的滋味如何？我不知道，我沒有想過，我連想的機會也沒有，就已作痛了。一如我沒有夢，其實一直是浸在惡夢裏。惡夢不是夢。真的，我是一隻苦苦飛旋的鳥，身上段負的是候鳥的寂寞，和風霜。我愛詩，詩在五千年前破土，爆裂出一個世界的最初，詩在五千年後，也一直努力的收集豐產的不幸。我說不幸，並不是心已冷卻。因為一個敏銳的靈魂，面對整幅漫滿憂傷的歷史，不需擁抱，也容易學會哀傷。這種清醒的痛楚，我還能忍受多久？但我沒有回顧，也不能回顧，我的血系，正像一盞燈，準備透過不同的戶籍，找尋可見的火種。這臍帶，我一直都引以為榮。有時，真的，我真想抓住思想，看智慧表演，彷彿樹想抓住圓一樣，

然而限於能力，往往甚麼也抓不牢。有時，我想擺脫令人慟傷的歷史，但這並不是由於懦弱。我以長議的斯文語言去爭辯，關於天，也關於地。我具有流着狂晟和憂鬱的血，知道天在地的盡頭哭泣，地在天的尾端自悼。我呢？我在興亡兩邊圍成的汪洋，紊亂與困擾如失舵的舟子，含着淚水的世界在眼中。不知，即知。除非焚化，遺忘不快的自己。有一個夜晚，我那屈辱的靈魂，一直提防錯中之錯。當言說痛苦也多餘時，走到窗前，關妥兩扇外面不安的黑暗，在濃重且潮濕的窗後，真想大聲吶喊。終於我那麼可憐的鬧鐘，嘶嘶地開口了。最後，我決定走。

再不走，我將找不到我想找的天地。最恨天的大概是曾經一度全飛的鷄鴨，最恨地的是，相信是魚族吧！而我，我的天，我慶幸我不是荒謬地嘲弄自己的同類。裝在甕裏的水，如想激盪於河川，必需破甕而出，到黑泥地去。這樣，那一股充沛的生命力，才能紮實地記載傳說中的愛，在茫茫裏活現。一如原始的族人，只有把泥土往身上塗，才算是活過。在這思緒過程中，我吃驚地發現一個秘密：思緒是不會疲倦的，只有在累極而眠的時候才暫時歇息。或者，如果沒有前一個波浪的引退，就沒有波浪再生的意義了。唉，此刻，我站在那一個位置呢？最後收容我的是不是渾厚的土？而詩，能不能流傳我的身世？那麼，散文呢？能否塑造一座身姿呢？散文是不是我內在的獨語，是無所爲而爲的另一種表現？畢竟，除了詩，我還認同散文。這種發現是喜悅的，這兩種表達方式允許我以抗議的淚，來減輕自己的痛苦。我的痛苦，這味着熱愛、懷疑與否定。如果成長是一種沉默的遊戲，在黑暗中進行，我將必拒絕生命的存在，唯一牽掛的是賜予我血淚的人——爸與媽。因此，我有時出奇地，熱裂地喜愛痛苦。這是一件事實，用不着訴諸於歷史。我想把握傳統，這已成爲一種焦慮，一種灼人的焦慮。所以成熟是必要的，我只學會了悲傷。在生生不息，無始無終，無涯無際裏，我必需有如在有無限對無限的嚮往，至那對永恒的追求中，去完成我流動的生命。疾筆至於，始瞭解灰色原是一種沉潛之美。匆匆草此，語無倫次。敬祝，快樂。不孝子陳川興叩上。三月三日夜深。



# 屬於十月的

○林若隱

十月在小台樓

看天那一張破碎的臉  
彌縫不起時的失色

塔正五點四十五分的黃昏  
以稀落的聲響數着勝意  
一個老人

無聊的翻着早報  
和翻到最後一頁的無奈  
那邊溜狗的女孩  
她的狗吠着那陌生的男孩  
他滿眸路旁那郵筒  
紅色的等待

此時十月的晚雲就在夕陽那頭  
爭執着明早枝葉上

那一顆顆露珠的圓

一群披黑的鴉

就在晨跑的步中向西南雁去

就在晚飯後散步的寫意中

向東北

向樹的信仰回歸

十月在小台樓跌坐飛簷

數落樹的天問

看它抓握不住的失神與默然

和樹梢頭那一群鴉

看它們爭執着

彼此的羽翼與黑色

一九八一年十月卅一日·怡保



● 徐植蔚

老人醉醺醺地走過垃圾堆旁的小路時，不知被甚麼東西給絆了一跤。他摔倒在草叢中老半天沒爬起來，懷中抱着兩瓶老酒，就仰臥着身子在那兒喘了一會氣。



# 老人與鼠

夕陽掛到老榕樹的枯枝上了，黯慘無力的紅光穿透過枝桠，若有似無地在那樹旁的小破屋子上刷了一筆。寒冽的北風吹得黃沙漫天飛舞，遍地的廢紙和落葉也隨風而起，在空中散亂地打着旋轉。

老人搖搖晃晃地走到了門前，哈着腰在那兒一陣瞎摸。這時候的天色並不頂暗，但他仍然花費了好一番工夫，才將鑰匙插入了鎖孔。而後他便扶着牆壁撻撻腰桿。臨進屋時，他回頭將一口濃痰吐在地上，狠狠罵道：「見鬼！」

小屋子裏有一股混合着悶熱和潮濕的陳舊氣味。老人捻亮了電燈，將包着滷菜的紙包攤開，並且去掉一瓶酒的蓋子，透明的液體由杯底掀起了一些泡沫，順着杯口緩緩滾動了幾圈。他端起杯子，緊湊着鼻尖嗅了一會。酒氣很快地在屋內瀰漫着，沒一會兒便取代了原有的濃厚霉味。他哧哧嘴，一仰脖子將酒灌了下去，然後他把杯子丟到桌上，靠着木板床將外衣脫了下來。

牀頭和牆壁之間緊緊夾着一個半坍的木架，上面零零亂亂地堆滿了許多遭過蛀蝕的書籍，架子的底下蛛網遍結，一根折斷的木桿斜倒在兩隻破瓦罐上頭。老人摸了摸木架邊緣的釘子，將外衣掛好，接着又從衣服的口袋裏掏出了一樣東西來——那是一隻可愛的玩具老鼠，就是街上到處都可以買得到的那種。硬質塑膠製成的彩色外殼，背上有一支上發條用的旋柄。他把它擱在靠牆的桌角上面。那小傢伙頑皮的笑容十分誇張，兩隻眼睛緊眯成彎彎的黑線，鼻頭朝天，嘴角差不多已經裂到耳朵的下緣了。

老人抱着右腿的膝蓋蹲坐在板檯上，他眯着老鼠發了一會楞，然後一面喃喃地叨唸着，一面又將杯子捧到了嘴邊。那酒的勁道很強，一股子潑辣味兒直沖上來，老人便禁不住醺醺然地雙眼亂眨。他一口接一口咕嚕咕嚕地喝着，眉心緊緊地蹙疊在一塊兒。

「唉！」一聲深沉而幽長的嘆息從屋內的某個角落傳了出來，尾音拉得老長老長，在四壁之間輕輕迴盪。

老人聽見了。他把杯子放在桌上，轉過頭來四下裏尋視了一遍。頭頂上的電燈泡牽扯着一根電線，半高不高地躲在屋子中央，泛着暈黃的微弱燈光投射在壁上和地上，留下黯淡的陰影。



甚麼都沒看到！甚至連一隻壁虎也沒有。「是風罷！」他心裏想。於是另一隻酒瓶被打開了，老人搗着心窩，結結實實地打了兩個酒隔，便繼續喝他的酒。

剛才他到馬路對面老宋那兒買酒，老宋沒肯賣他。「不是我愛說你，」他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煙，說：「已經喝成這個樣子了……幹嗎咧？天大的事情也犯不着這樣想不開呀！」

老人沒答腔，抽冷子將兩瓶酒抓在手裏，便往舊大衣裏頭塞。「哪！」他把錢丟在櫃台上面，頭也懶得回一下，就那樣搖搖晃晃地走出了雜貨店。

這幾天他老是覺得渾身上下不對勁，大白天裏老常常作些奇怪的夢，到了晚上右腰眼那兒抽痛不說，還犯着耳鳴的毛病。「快閉眼囉！」他逢人便這麼說。賣茶水的張老頭和一些喫茶的朋友聽見了，便一齊靠了過來，七嘴八舌地勸着他。「其實我倒也是沒牽沒掛的，」他說，「只是這輩子酒沒喝過癮，又少了個人陪着我聊天，唉！比不得你們命好哪！兒子孫子的一大窩！」

老人抓起了一隻鷄腳，一面半眯起眼睛漫不經心地啃着，一面又仔細地回想下午張老頭勸他的那番話。

水池後面突然起了一陣不規則的聲響，一個小黑團敏捷而迅速地由那兒鑽了出來，悉悉索索地繞着煤球爐磨蹭了半圈，便從舊報紙堆中穿梭而過，跑到床下去了。

老人連瞄也懶得瞄一眼。這屋裏少說也該有個十來隻老鼠，一天到晚出入地跑來跑去，但老人卻從來不會厭煩過牠們，更沒有動過侵犯牠們的念頭。對一個孤單又寂寞的老人而言，住在這樣一間四堵蕭然的小破屋裏，能夠有一些除了他本身以外的其他生命存在——即使是一些不大討人喜歡的骯髒東西也罷——好歹可也是一番聊勝於無的心靈慰藉吧！

不止一次，老人這樣想着：「連老天爺都沒用雷打牠們，我又何苦和牠們作對呢？既然這些小東西活得這麼帶勁兒，那就由牠們去吧！」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更為充分的理由，使得老人無法吝於付出他的仁慈。他想：「在這樣一間狹窄得不能再狹窄的屋子裏，除了兩三件破家具、一個漏底水池和幾本舊書之外，簡直就空空蕩蕩一無所有了。那些可以用來免除飢餓的東西，早就被我塞進了肚子裏頭，如果牠們還有本領再翻出一些剩餘物資來的話，那麼，誰又忍心阻止牠們哪？」



因此，受寵若驚的老鼠們便決心在這兒安家置產了。牠們大大方方地在這間僅容旋膝的小屋裏展開活動，從早到晚不停地忙碌工作着。老人每天出去買回的食物，不過勉強能夠填飽他那易於滿足的腸胃，再也沒有甚麼好留下來的了，於是老鼠們也不得不放棄揩他油水的念頭，只有每天早出晚歸地去爲自個兒的生計打算。

老人一天中大部份的時間都花費在屋外。他默默地鎖上房門出去，到處盪來轉去地找地方和人搭訕、聊天，午飯他便在外頭吃，午覺也在茶館或是朋友家裏睡。到了晚飯時間，家家戶戶張羅着要和外出工作的家人們聚在一塊兒了，他便提溜着菜飯回來。除了偶而喜歡自言自語和發發酒瘋之外，他從來沒有甚麼更壞的習慣，那麼和善而且沉靜，就像一個既禮貌又忠厚的房客一樣；老鼠們則總有一部份留守屋內，處理一些永遠也處理不完的事務，並且以一種儼然如房東般的神情，注視着門鎖的轉動，以及那位孤單老人的歸來。

現在，這隻摸黑的小老鼠鑽到桌子底下來了，牠毫無忌憚地橫衝直撞着，完全沒有把任何阻礙放在眼裏。就這樣——略帶一點惡作劇的味道——牠突然由老人的腳背上橫超了過去。

「該死！」老人猛地喫了一驚，嚇得立刻把腿抽了回來。他手裏的杯子跌倒在桌上，潑了一桌子的酒。

「這群犯賤的鬼東西！」他一邊撫摩着胸口窩，一邊恨恨地咒罵，「你對牠好一點兒，牠就爬到你頭上來了。」

潑灑在桌上的酒沿着前傾的桌面緩緩流動，浸濕了老人的衣袖，並且滴滴答答地落在他的布鞋上。他趕忙伏到桌面上連吮帶舔，將那些酒給吸得乾乾淨淨。然後他把酒瓶搖動了一下，將剩下的酒全部倒進了那只大杯中，滿滿的一杯。他半仰着頭，牛飲也似地將那杯酒猛灌了下去。

窗外的風聲漸漸止住了，窗子不再震動和搖晃。空杯「噹」地一聲被摔到了桌上，順着杯底的圓面旋轉了好幾圈才險險在桌緣站穩。

老人用手掌將臉埋住，雙肘支在桌面上，深深吁着氣。他撥撥稀疏的頭髮，抓抓耳朵，好一會兒，他感到十分舒服了，便用手撐住桌子，站起身來。

他的動作非常緩慢，甚至還多少有一點滑稽。烈酒的後勁上來了，一種極度愉快的倦怠



感在他的脊椎關節裏頭打轉。由他的腦神經開始，一直往下延伸到他的足踝骨，他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根腺管乃至於每一絲肌肉纖維，全教一種無以言喻的興奮感給佔據了。他甚麼也不顧多想。只要能一個地方臥一下就好了，於是他踩了一個跟踉，歪歪斜斜地倒向那張床。

他背靠着沁涼的磚牆，並且順着牆面緩緩滑倒……最後，他的頭枕倒床頭的柱子上——那可真是一種再舒服不過的姿勢了！老人情不自禁地因滿意而笑出了聲音來。

他斜乜着桌角上的玩具老鼠，那傢伙笑得更開心，兩手捧着凸出的肚子，頭仰得高高的，差點沒有仰面栽倒！

於是老人愈發覺得好笑了，他莫名其妙地扯直脖子乾笑了一陣，一面笑一面噲咳，直到他麻痺的喉嚨再也擠不出一絲聲音為止。然後他想彎彎手指，想皺皺眉頭，但是他甚麼也不做不來。他是那麼懶散，以致於全身上下的任何一根神經都已癱瘓瓦解，再也不肯接受大腦的指揮了。

他側起耳朵來想聽聽窗外的風聲。他儘可能地集中耳力，同時也把心思投注到這件事情上面，但是有一種噲噲沙沙的聲音籠罩着他的耳鼓，不斷高低起伏而且愈來愈為強烈。事實如此，他無法藉着聽到一些他想聽到的東西，來證明他自己仍然保持着清醒。

隨後他便把一切努力都給放棄了。朦朦朧朧的燈光在黑暗之中裏着一團暈黃，照着桌腳下滴落的殘酒，澄亮得像一灘金子似的。夜漸漸深了，老人覺得脊背上有一種更深的倦意在那兒律動着。

但是且慢！——他聽到聲音了！……一種清晰無比的聲音。但那並不是風聲，那絕不是風聲！……那是一種嘆息的聲音！就是他曾經聽到過的那種嘆息聲。

老人突然一震，立刻困惑地朝着發出聲音的地方望去。他的目光在小屋裏游馳，不斷上下左右到處逡巡。但是甚麼也沒有，真的甚至連一隻壁虎也沒有！

他努力睜大眼睛，有點不甘捨棄的味道，又從頭仔仔細細地搜尋了一遍。最後，他的眼光被木桌邊緣上的一個毛碴碴的東西吸引注了。他凝視了好一會兒，才終於看出了究竟——那是一隻老鼠的耳朵。

那耳朵的桌角邊緣抖動了一下，便向上升起，露出了一個老鼠的腦袋來。那隻老鼠臉上



的表情非常奇特有趣，好像牠正在爲着爬上桌子的事情大傷腦筋，而且體力已經枯竭到了無法支持的地步一樣。不過最後牠到底還是如願以償，爬到桌面上來了。

那可真是一隻肥大的老鼠！胖嘟嘟的大肚子，又粗又長的尾巴，全身長滿了粗短黑亮的毛皮，兩隻狡黠的大眼睛珠子滴溜溜地亂轉。當牠看到老人正在注視着自己的時候，便用兩隻後腿站着，人立了起來，並且面露微笑，對着老人領首示意。

老人覺得很奇怪，但是並不喫驚，他依然發楞似地呆望着牠。「到了我這種年紀，」老人在想，「即使看到了鬼打架，應該都不會再感到詫異了。」

那老鼠表示完了牠的禮貌之後，便倒背着雙手，挺起肚子，高視闊步地朝着盤子走去。還沒走到幾步，牠就看到那隻正在狂笑的玩具老鼠了。跟牠一比，那隻玩具老鼠實在小得可憐，恐怕還不到牠的一半大。老鼠向前半傾着身子，睜大了雙眼，細細地將那玩具從頭到尾打量了好幾遍。然後，牠又後退了幾步，雙手交叉抱在胸前，緊蹙着眉頭，用一種疑惑的神情看着那個仰面大笑的小東西。

「唉！」牠長嘆了一聲，使勁地搖了搖腦袋。

這一問老人可聽清楚了。這是一個多麼奇怪的傢伙呀！牠那憂心忡忡的神態，以及那雙泛動着智慧和嚴肅色彩的深邃眼瞳，再加上牠的一舉一動，那麼特異而且吸引人，這可是一隻普通的老鼠嗎？

老人開始回想他所見到過的每一隻老鼠，胖的、瘦的、黑的、白的，包括那隻彩色塑膠做的。牠們有的在田野間的蔓草叢中穿梭，有的出沒在長着綠苔的臭水溝旁，有的爬在垃圾堆上，飽餐着破盆裏的剩飯，還有的徘徊在燒臘店的廚房角落裏，望着那些高高懸起的板油發呆……。如果把牠們那些充滿貪婪和狡詐的眼神拿到這兒來一比，任何人都會發現這其中有多大的差別。

那隻老鼠慢慢走到碟子旁邊，牠摸了一下滷雞爪，顯然那東西是稍嫌乾硬了一點，於是牠嚙起嘴巴來表示不滿。接着牠又用食指按了按雞腕——嘿！多麼好的彈性啊！它看起來滋味一定是不錯的，老鼠的臉上終於露出一點笑意了。

「呃，請恕冒昧！」牠搓着雙手，笑容可掬地向老人說：「您允許我喫它嗎？」



老人沒有答話，不過，他猜想自己一定是點了點頭，不然便是作了一些其他的表示，因為老鼠隨即向他道了聲謝，然後使勁抓住雞腕，把它拖到盤子外面來了。

老人打了一個呵欠，他看着老鼠津津有味地大啖大嚼着，忽然禁不住也覺得飢腸轆轆了。盤裏的食物原本是他的晚餐，現在卻由一位代勞者在那兒替他工作，而他自己只用了兩瓶老酒便將肚子和腸子灌成了水泡，並且藉着感覺的麻痺來沖淡飢餓的痛苦。無論怎麼說，這件事總是有些不大公平的。

「唔，真是好吃極了！」那老鼠捧着一塊臙肉，一邊忙着撕咬，一邊向老人發出了由衷的讚語。

「這味道是好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天知道！……那東西的氣味卻實在是太差了，它放在那兒，整個屋子都是一股子刺鼻的臭味！我實在是想不透，爲甚麼竟然有人甘願去喝它？」牠指着酒瓶，露出了一種嫌惡至極的表情來。「您知道嗎？先生，我們常常聚在一塊兒開會，大家商量着是否該從您這房子裏搬走，因爲呀！我們實在是受不了您常常帶那種東西回來熏我們啦！」

過了一會兒，牠大概是意識到自己的抱怨有些不應該了，於是馬上又堆起笑容對老人說：「但您也是知道的，我們當然捨不得離開這裏呀！您是這麼和善的一位先生，以致於即使受到了再大的困擾，我們也不願意失去這個和您相處的機會呢！」牠說話的時候，嘴裏和手裏的動作仍未停頓，一個脖子已經完全被啃光了，牠又接着將一個雞肝抱了起來。

「那是酒！」老人說，麻木的舌頭漸漸不再那麼僵硬了。

「喔！是的是的！那是酒！」老鼠很高興地看着他，「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一件事啊！您終於願意說話了，而且還是在爲我解釋一個問題哩！」

「那是酒……」老人又說：「酒的味道是很香的。」

「喔，是嗎？」老鼠囁囁着，牠輕輕地搖了搖腦袋，便又低頭去啃牠的雞肝了。

於是屋子裏頭又沉靜了一會兒。

老人一直呆呆地看着那老鼠啃食的動作，他實在忍不住有一點兒心疼。就在今天，他用一餐飯的代價買來了那個玩具，又用兩餐飯的代價換來了酒和滷菜，而他至今粒米未沾，卻



眼巴巴地看着他的食物進入了另一付腸胃。

老鼠終於把肝吃完了。牠拍拍肚子，表示自己已經不再那麼飢餓了，然而牠的眼睛卻又有意無意地向那盤中瞟了一下。

「喔對了，先生！」牠發覺老人仍在凝視着牠，便微笑地點了點頭，「如果您願意的話，可否請您告訴我，站在那邊的那個傢伙到底是誰呢？」

「那個……」老人說：「那是玩具老鼠。」

「哦？老鼠嗎？」牠大叫着笑了起來，「這就是人類呵！愚蠢！幼稚！而且自以爲是！」牠不停地大笑，甚至忍不住抱着肚子坐了下去。

「天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玩意兒！」牠笑得直打跌，「但是……和做這個玩意兒的傢伙比較起來，難道我對老鼠的認識不會更爲清楚一些嗎？」

老人默默地看着兩隻狂笑的老鼠，他覺得兩者之間實在是有一些相似的，而對於這隻胖老鼠的無禮嘲諷，他感到胸中有着一股難以壓抑的氣忿。半晌，他吞了口唾沫，高聲叫道：

「那是買來送給我孫子的生日禮物！」

「喔！是這樣的！」老鼠咳了一聲，將笑給止住了。牠坐起身來，沉吟了片刻，同時又偷偷地瞄了老人幾眼。

「但是您又沒有送，是不是？」牠狡猾地對着老人笑了一笑。老人的身子突然劇烈地震顫了一下，那老鼠尖銳又曖昧的眼神死死盯着他，彷彿要將他所有的念頭和心思都給一眼望穿似的。

「您真是可憐，」老鼠冷冷地含着笑意，「換句話說——您真是值得同情的！」

老人臉上的一抹窘態驟然消失了，那雙渾濁黯淡的眸子裏透射出一種可怕的忿怒來，他的面部肌肉不停地痙攣着，並且牽動了嘴角，將兩頰的皺紋擠在一堆。

「聽我說聽我說！……」那老鼠急急叫道：「你應該相信，我是絕對沒有任何惡意的——甚至，也可以說我根本就沒有興趣要批評甚麼。但是天知道！在這個見鬼的世界上我們是怎樣窩囊地活着，簡直想到都會噁心！……你以爲我會無聊到要去關心你的遭遇嗎？呸！我才不會爲那些人類的蠢事浪費時間哩！我只是在替你和我自己叫屈——叫屈！懂嗎？如果不



是因為這一層同情的關係，老實說，我在夢裏面都會恨死你！」

這太莫名其妙了，老人被他這一陣猝發的激動唬了一跳，登時愣在那裏啞口無言。

但是他心裏仍是有些惱怒着老鼠的，一種被人揭去瘡疤的痛楚和羞辱使他覺得難以容忍。他完全不明白今天晚上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而事實上，他也根本就沒有心情去思索任何問題。這些事情似乎完全沒有來由，除了使人更加啼笑皆非以外，恐怕是誰也猜測不透的。老人這樣雜亂無章地想了一陣子，便愈發感到不耐煩了。

「好罷！」老鼠嘆了口氣，說：「也許總該有誰像我這樣地提醒你一下……」牠停下來看了老人一眼，又繼續說道：「否則你是不會相信的——總得有個人類相信呀——或者，與其說是相信，不如乾脆說是承認罷！假使你真的那樣有良知和公道，自然你會接受我的想法的。」

老人強忍住了一個呵欠，他揉揉眼睛，一邊努力打起精神來，一邊暗自想着：「就聽聽看這隻老鼠想要說些甚麼吧！反正這個夜晚總是必須消磨過去的，也許，我可以從牠那兒得着一些有意思的想法，而使我這疲倦的腦子在稍後的睡眠之中覺得愉快。」

「其實你也和我一樣地對某些事情感到不滿，不同的只是……你沒有勇氣對自己的感覺負責罷了！」頓了一頓，那老鼠演講似地說道：「我並不指望從你那兒得着甚麼好處，但是我一定要讓你知道，到底甚麼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存在的真理。難道我是貪圖你的感激，才假借着勸告對你諂媚嗎？當然不是！因為雖然你也是人類中的一員，但你並不是站在牆頂上的那種，你是躲在牆內縫裏，是跌在牆角底下的那種。像你這樣的人其實很多，我實在不明白為何你們就不起來將那臭牆給推倒？一句話！你們就是懦弱！無知！充滿了該死的奴隸性！」

老人搖了搖頭，他仍然不了解老鼠為甚麼要這樣說。那老鼠帶着輕蔑的表情瞪着他看，猶如一個嚴厲的法官在審判他的犯人似的。

「算了吧！你不用裝着不懂，你是讀過書的人，是有學問的人。」牠指了指破木架上的那堆書籍，滿臉不屑地對老人說：「你也在人類的牆頂上打過滾，但是結果卻被別人給踢下來了。你難道不會仔細地想到過嗎？人類的社會一向就是如此——他們只向還有利用價值的



對象低頭，如果你不具備這種價值的話，根本就不會有人理睬！而且，一旦你若變成了他們求榮取利的阻礙之時，他們就會不擇手段地來除掉你了。當然你也明白這一點，但是你不要僅僅因為自己和他們生着同樣的外表，就強迫自己忽視這一點，天底下總有些甚麼事情是對的，誰也無法永遠逃避事情的真相！」

「可是……」老人有些心怯地望着牠，壓低嗓音並且儘量使自己的聲調不至發抖，「難道……我對人類的認識不會比你更清楚一些嗎？」

「哈哈！你果然是個聰明的人。」老鼠笑着說：「但是你不要忘了，和你比較起來，我的立場和角度應該是更為客觀、更為公正一點的。……也罷！既然你不願意這麼快便進入主題，那也不妨，我可以換一種方式來和你進行討論——這並不困難，要緊的是你必須放棄護短的念頭。歸根結底，我的目的是要讓你了解自己所遭受的不平待遇，這好比是讓你知道我們弱小生物所受到的壓迫一樣。你千萬不要誤以為我是在攻擊人類，如果他們真的和他們自己所標榜的一樣——充滿了智慧和正義——那麼，即使是他們自己辱罵自己，也不會有誰肯相信的。」

牠停頓了一下，兩隻眼睛斜盯着老人，像是正在等着對方表示同意。

「我猜想人類從來都沒有徹底反省過，」老鼠看看老人沒有答腔的意思，便接着說了下去，「即使偶而在這個問題上花費一點心思，也總是自圓其說的成分居多。他們將一切仁義和道德的虛偽面具罩在前頭，用各種手勢和笑容來表現他們的慈愛。但是他們心裏比我們更加明白，那個藏在面具之後，藏在慈愛反面的東西是甚麼。你即使昧着良心也無法否認，如果有一天這個把戲被拆穿，人類的態度和表情會突然變成甚麼樣子？……喏！他們會說：好罷，這便是大自然最偉大最神聖的地方了，我們只好公平地競爭一下，總有一方注定是要被淘汰掉的，誰也不該埋怨甚麼。……你相信嗎？你必須相信！……他們不僅對我們如此，就是他們同類之間也完全是這種情形。我說的一點也沒錯，這就是人類最後的說辭了。」

老人抿抿嘴，有點兒想表示意見的樣子，但是那老鼠若有所思地瞟了他一眼，立刻又緊接着說了下來：「這根本完全是一種毫無道理的自大狂！……你說說看，憑甚麼人類就夠資格以世界的主人自居？憑甚麼他們就敢說上帝長得也是人類的形狀，而且還對他們特別愛護？」



我偏要說上帝是一隻黑老鼠呢！」

老人說：「那是因爲——」

「人類說我們偷吃了他們的食物，」老鼠露出牙齒叫道：「說我們破壞了他們的田地。但是甚麼又是『他們的食物』和『他們的田地』呢？田地和食物一直都在那裏，大家一樣有份，誰有資格獨佔或是支配甚麼呢？不要打岔！……聽着，你只要爬到一個空曠的高地上去看一看便知道了，到底是誰在破壞這個世界，是誰在使我們大家都吃不飽喝不足，儘管人類把一切罪責都推托到別的事物上去，但是你看就知道了。……他們每一秒鐘都不停止製造廢物，製造噪音，製造各種生活的障礙。他們使所有的生物受到迫害，但是他們反而咬牙齒地撲殺一些弱小的動物——他們說是我們使得他們活不下去！」

老鼠說到這裏，停下來憤怒地喘着氣。老人側着頭注視牠，雙眼裏佈滿了血絲和困倦。

「但是，……我不明白你和我說這個作甚麼？」老人問。

「你應該找一塊稍微聰明點兒的鏡子來照照，」老鼠叫道：「你以爲你是甚麼？——人類嗎？快不要笑死人了！你不過是披了層人皮罷了，你這該死的可憐蟲！」

「你爲甚麼要這樣說？」老人對牠這種無禮的口氣十分氣忿，他繃着臉，一抹紅潮漸漸湧了上來。

「你想看別人是怎樣對待你的，想想看自己被別人看作了甚麼。」老鼠說：「人類的世界老早就把你一腳給踹開了！你看看你自己棲身的地方——潮濕、骯髒、冷清、單調，連一個老鼠洞都比不上！你以爲你自己是甚麼？你不過是隻可憐的老鼠罷了！」牠激動了起來，嘴裏不斷地飛迸出許多唾沫星子，「我是爲你感到難過和羞恥，難道你真的絲毫不覺得委屈嗎？不！你只是懦弱而已！你不敢面對這種想法，你不敢向這個世界要求應得的待遇，你一輩子都躲在陰暗的角落裏裝不好！你這個卑鄙的懦夫！」

老人猛地伸直了頸子，彷彿光火了似的，但是他還沒來得及發作，老鼠已經搶先舉手將他制止住了。

「你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老鼠說：「我只是想讓你換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看看這個世界而已。老天爺！你永遠無法相信自己在謠言中沉淪得多麼深！——打從你一出娘胎開始，

就被虛偽的面具和可恥的謊言給包圍了。那些謊言經過了一層又一層的累積，反反覆覆地傳來傳去，爲甚麼你就不能下定決心將這一切就給拋棄掉，完全照着自己真正的意思去做呢？」

「但是我並不覺得做了甚麼事沒按照自己的意思。」老人說。

「那爲甚麼你又常常怨這兒怨那兒呢？」

「我只是——」

「好了好了！」老鼠不耐煩地打斷地，「我來告訴你毛病出在那兒——這只是因爲你——輩都是替別人在活着，而且一點也不了解活着是爲了甚麼。你幫着四周的人來利用你自己、攻擊你自己，並且不准你自己反抗和還擊。你活得比死了還要痛苦，因爲你根本沒有爲自己的生命負過半點責任。你懂嗎？……因爲你太看輕自己，所以大家都爭着要來傷害你！你簡直比一隻老鼠還要可憐！」

老人強忍住了胸中的怒氣，一聲不吭地看着老鼠。

老鼠帶着含有譏嘲意味的冷笑，和他四目相對地看了一會兒，然後，牠忽然眨巴一下右眼，對老人說：「想想你娘的事吧！」

「甚麼？——」老人沒聽清楚。

「想想……」老鼠輕輕動了一下嘴巴，而後便曖昧地笑了起來。

老人原想繼續追問，但是他突然聽見有人在叫他，便不自覺地應了一聲。

「柱子！柱子！」女人的聲音從綠綠的榆樹蔭那兒傳來，他拍拍屁股上的灰塵，三步兩步地跑了過去。

「今天橫豎私學裏沒事，你就去前村給汪大嬸幹半天活兒，下午賣線的如果到了那裏，你給我帶四股紅線回來。」

他點點頭，轉過身子往前村跑。在橋頭那兒他回頭張望了一下，便拐個彎鑽進了林子裏面。

林子後頭有一個廢棄已久的砲台，坍塌成一堆的石塊上長滿了青苔，底下還有許多燒得烏黑的礮粒。他翻過破柵欄，從野草叢中跑過。林子西邊是一個小小的菜園，他在磚牆那兒停下來，蹣手蹣腳地走過去，把耳朵貼在牆洞上面。



「嗯呢……」女人的聲音若斷若續地由那邊傳來。他很不喜歡聽他娘發出這種聲音——比較起來，他倒寧願聽她擰住自己耳朵大罵時的聲音——但是他每次來這兒都會聽到。

「那件事妳決定了吧？」一個粗濁的男人聲音。

「甚麼事？」她問。

「送那小雜種去當兵呀！現在南方北方到處打得一團糟……，妳不嫌他礙手礙腳的，我倒煩得要死！」

「他還小嘛！我……我不大忍心！」

「媽了個巴子！有甚麼不忍心的？……十幾歲了，槍桿子抬不動扁擔條總扛得起來吧！妳要兒子還不簡單，回頭我叫妳生一大卡車的。」

「你別吼，嗯呢……嗯呢……」

一隻山雀吱吱喳喳地飛到了屋簷上面。他擡起耳朵拼命地跑了開去，一直跑到汪大嬸家，他都是那樣緊緊地搗着。

他最後一次看到他娘是在戰事快要結束的時候。軍隊在縣城裏駐紮，他便悄悄地溜了回來。離開家鄉將近七年了，景物一些兒也沒變，但是他家的宅子已經被別人買走了。

他在村子裏尋找了一整天，舊日的鄰人們都含糊其詞，不肯告訴他實情，最後，他終於由一個幼時的玩伴領着，在村外的一座破廟旁找着了牠。其實他早上進村子時便已經看到過牠了，但是他只把她當成了一個尋常的乞婦。她又老又病地靠在石牆底下呻吟，渾身骯髒並且臭味四溢。

當他用顫抖的雙手扶起牠的面頰時，牠哭着說：「大老爺您行行好！賞我一口贖飯吃罷！」事實上，我覺得沒有一個人不像老鼠，「老鼠叫道，「如果你能和我一樣洞悉人性的話，就會相信這一點了。但是老鼠之所以不像人類那般低賤，完全是因為我們明白自己是老鼠……」

老人眨眨眼睛，而後深吸了一口氣，緩緩閉上雙目。

「這有甚麼值得難過的！世上的事情還不都是這個樣子。」老鼠冷笑着說。  
老人沒有理牠，仍然閉着雙眼保持靜默。

「我明白你心裏的想法，我完全體會得到。」老鼠說，「你想硬起心腸逼着自己去忘掉一切，就好像這些事情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但是你自己也了解這一點不可能做得到，相反地，你非但無時無刻不在回想，而且你根本就不會遺忘過任何一個細節……」

老人還是沒有吭聲，一種甚麼東西倒塌下來的感覺重重地打在他的胸口，他只覺得一陣暈眩，彷彿失足倒栽進無底的黑洞裏，兩手亂抓卻甚麼也碰觸不到。

半晌，他使勁睜開眼皮，一股子白花花的光芒立刻刺射了過來，在他眼前如同水波般地盪漾着。他看見那少年蜷縮在坍塌的牆角裏，從那雙睜得大大的眼瞳之中，他感受到一種強烈无比的——對死亡產生的恐怖感。

他嚥了一口唾沫，強壓住心頭的不安。那少年瘦弱的身體不住地顫抖着，豆粒大的汗珠沁滿了額角。

「多清秀的孩子！」他難過地看着那個少年，看着那兩道又黑又濃的眉毛，一雙澄亮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和姣好的嘴唇。但是現在它們全都扭擠在一起，因痛苦和恐懼而變了形。誰忍心殺死這樣的一個孩子呢？他狠狠地又嚥了一口唾沫，鬆了鬆因緊扣扳機而酸痛不堪的食指，然後他將槍口略微抬高了一點，瞄準在那少年的心口窩上。

他並不是第一次殺人，戰爭早已教會他如何對待他的敵人，但是他從來不曾殺過這樣的敵人。他以前想都沒有想過自己必須這樣做！……他是土共！他不斷地提醒自己——但是他只是一個孩子，一個又年輕又漂亮的孩子！他可能姓張，也可能姓李，他可能才十七歲，或者還要更小……無論如何他絕不是那種十惡不赦的侵略者，他只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而已！如果不是因為戰亂，他很可能仍在學校裏唸書，他的父母一定非常疼愛他，他的家庭一定非常幸福，但是現在他卻既心慌又絕望地躲在牆角裏，像打擺子那樣地發着抖，死亡的陰影冷酷無比籠罩住他，在那稚嫩的心靈上造成了一種不堪承受的負荷。

「大叔——」那少年膽怯地叫了一聲。

「滾吧！」他忍不住朝他猛地一揮手，低沉的嗓音萬分困難地由喉嚨裏了出來。他原本還要對那少年說一些話，但是才一刻他又覺得甚麼也說不出來了。

那少年又驚又疑地楞了一下，隨即一骨碌爬了起來，慌慌張張地逃向屋外，但是還沒跑



到門口，卻突然回轉身來，一槍打在他的右腰眼上……。

「你早就該死過一千次以上了！」老鼠冷冷說道，「但是你絕對不要因為自己仍然活着而感謝甚麼，除非你完全不了解這個玩笑中的含義——一切的一切，只意味着你仍將永無休止地接受屈辱和折磨，直到有朝一日你豁然開悟爲止。……你看着我，用不着逃避！……一生之中你總該得到一次像現在這樣的機會，仔仔細細地爲你自己想一想，而後你便會明白，已往你是怎樣愚蠢地活着了！」

「算了吧，」老人神情黯然地搖了搖頭，「我已經累了！」

「你仍然在逃避！真是太可惡了！」那老鼠恨恨地躁着腳，一臉怒氣地大叫了起來。

「到底是甚麼鬼東西纏住了你？使你這樣沒種！這樣自甘墜落！難道你的良心已經被野狗喫去了嗎？……事實擺在你的眼前，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呀！如果說你仍然對那些不值一笑的東西抱有希望，那麼我勸你還不如趁早去跳河吧！」

「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老人悲傷地叫道，「我甚麼都承認了，你就讓我安靜一下吧！」他說着眼圈一紅，禁不住便老淚洟洟，啞着喉嚨低泣了起來。

老鼠並不停止，依舊聒噪地叫囂着。老人沒有理牠，只是抽顫着身子哀哀地嗚咽着，他的頭向下低垂，兩手摀住臉孔，像個悲傷的孩子，愈發哭得厲害了。

燈光微微透過他的眼皮，在淚水和眼瞳間的黑暗之中滲入了一點光亮。他看到許多像人影一樣的黑團跑來跑去，一會兒快速一會兒緩慢，接着又有一群發亮的光點子繞着他飛，一圈一圈密密麻麻紛紛亂亂地繞着，發出嘈雜刺耳的噪音。他漸漸哭得筋疲力盡了，便順手扯來牀頭的一條毛巾，胡亂地揉着眼睛。

「爸爸！」他看見兒子走了過來，將手帕遞給他，「你就不要再哭了吧！」

他猝然揮手將那塊手帕打掉，然後狂怒地注視着他。那年輕人的左頰上有一個火紅的巴掌印，這是老人剛剛才賞給他的。破屋子外面站着那個珠光寶氣的高傲女人，一聲不吭地觀賞着這一幕尷尬的鬧劇，並且不時地用手指敲敲門板，表示她的不耐煩。

「再等我一下。」他兒子回過頭去和那女人說了一聲，然後又轉過身來，放底聲音對他說：「爸爸！……我改天再回來——」

「你不用再回來了！」

他強忍着眼淚，別過目光，惱怒地看着那面破舊的牆。但是當他兒子緩緩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卻突然歇斯底裏地大叫了起來。他的兒子猛然吃了一驚，剛剛轉過身子，他已經衝了上前，雙膝一屈，就跪倒了下去。

「爸爸！爸爸！……」那年輕人着了慌，立刻就跪下去扶着他的父親，兩個人推來抓去亂成了一堆。

「你只要答應我一件事情，」他哭着大叫。「你養的頭一胎兒子可別忘了姓你祖宗的姓！」那女人興味索然地撇了撇嘴，然後又開始使勁地敲着破門，一聲接着一聲……

「寫寫寫……寫寫寫……」

老人驀然一驚，那敲門聲又急又響，彷彿有幾十幾百隻拳頭在那兒播動似的。他向桌面上掃了一眼，剛才那隻咄咄逼人的老鼠已經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屋外的風聲卻隱隱約約地由遠漸近，有一陣沒一陣地在屋外磨着撞着，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音。

敲門愈來愈猛烈了。老人咬了咬牙，死命掙扎着坐了起來。他身上的關節又酸又疼，尤其是腰部和背部，幾乎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

他強忍着疼痛，努力將脊梁挺直，隨即便扶着桌沿步履蹣跚地走了過去。

門開了，一陣冷颼颼的強風猛灌進來，小屋裏的東西立刻就像水壺中沸騰的滾水一樣，呼嚕嘩啦地到處亂響。那一股寒意迅速無比地鑽進了他的皮膚，透入了他的骨髓，他便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

「爸！」一個男人壓低帽子闖了進來。他的身後緊跟着一個女人，脖子縮在領子裏面，兩手緊緊地握著大衣的前襟。

「你把小彰弄到甚麼所在去了！」那女人一進門便大叫了起來，「卡緊說呀！伊現在在那裏？」

「小彰怎麼了？」老人抖動了一下，滿臉都是迷惑的神色。

「你不要給我來裝假！」那女人着惱地大哭了起來，她一把推開男人，便要向老人衝過去，「你把小彰帶走……我和你拼了！……你還我兒子來！」



「淑美！淑美！不要這樣！」那男人死命地攔着她，「有話先慢慢講！」

「你給我滾開！我不要你來管，我就要跟他拼了！……我跟他拼了！……」

那女人跳着叫着地往前猛撞，兩隻手亂抓亂扯，完全是一副着了魔的樣子。最後她終於聲嘶力竭了，便向後靠在門框上，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那男人趕忙伸出手臂將她攔着，一邊輕拍她的背，一邊好聲好氣地勸她。她已經哭得噎住了，表情木然並且面色蒼白，只剩得鼻孔裏呼哧呼哧地直喘氣。

「爸！」男人轉過頭來，有點怯懦地望着老人，「淑美說下午你去家裏送玩具給小彰，她沒肯讓你進去……」

「小彰這麼晚還沒有回家嗎？」老人垂下目光，語調有點兒發顫。

「淑美說你走後沒多久，小彰便偷溜了出去。她說小彰一定是跟你到甚麼地方去了，不然，他不會這麼晚還回來……今天是他生日。」

「他們有沒有到別處去找過？」

「你不要給我再來這一套！」那女人突然又哭着叫了起來，「我早就知道只有你會這麼惡毒！……你這個死不了的老灰仔！」

「淑美！……」

「我要去報警！我要叫警察來問他！……他不知道把小彰弄到甚麼所在去了！……小彰哪！……」

「好好好！去報警去報警！」男人攙着她往外走，「妳先不要鬧，我們去找警察幫忙。」那女人仍然心有不甘地叫着鬧着，兩個人拉拉扯扯地折騰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才走到了門口，那男人回頭向老人高喊了一聲：「爸！你先休息休息！我們找到了小彰再來跟你說：……」

於是房門被反手帶上了，風聲和寒意都被一股腦兒擋在門外，小屋裏立刻回復了原有的寧靜。

老人怔怔地扶着桌子站在那兒，老半天沒有動一下。那隻老鼠不知何時又出現在桌面上，像個神秘鬼魅一樣，牠交抱着雙臂，嚴厲地注視着老人。



「一切都和我所說的一樣，是不是？」過了一會兒，牠開始慢步走向前來，似笑非笑，一臉的自得之色。

老人沒有回答，但是卻被他驚了一跳。他漠然地看了看老鼠，便轉身向牀頭那兒走了過去。老鼠冷冷地瞪着他，臉色十分陰沉。

老人走到牀頭，用手摸摸掛在木架上的舊大衣，然後又停下來猶豫着。他神情呆滯，兩隻眼瞳空空洞洞地向前平伸，彷彿正在看着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並且爲了那個地方的某些事情躊躇不定。

「我希望你沒有再起那種愚蠢的念頭！」老鼠皺了皺眉頭說，「你絕對不能去找他！」  
「我不知道……」老人怯生生地說。

「你已經看到了，事實證明了我所說的話絲毫不假，難道你仍然不知覺悟嗎？你看看那些卑劣、虛偽、暴戾又自私的傢伙，他們根本只配接受唾棄和詛咒，你連正眼瞧他們一下都嫌奢侈，爲甚麼你一定要這樣作踐自己呢？」

「小彰……他是我的孫子！」

「那又怎麼樣？」

「我是他爺爺，他是我的親骨肉，……我愛他。」

「愛麼？——愛麼一個臭屁！——灘餿水！——條死蛆！」牠笑着，繞着桌面又跳又叫，「愛是一堆又濕又黏的豬糞！」

老人很氣忿地看着牠，他覺得有一種受了侮辱的感覺。半晌，他突然轉身，將大衣從架子摘了下來，放在胳膊彎裏。

「你爹愛你，」老鼠嚴厲地說：「所以他將你和你娘甩下不管。你娘也愛你，所以她背着你偷人。你老婆愛你，所以她寧可吵着要和你離婚……至於小彰，他當然也愛你，但是他可從來沒有叫過你一聲爺爺——只因爲他娘告訴過他，你以前是他們家的司機！」

老人氣得渾身亂顫，額頭上的青筋暴脹了起來，呼吸聲變得又沉重又喘息。

「你可以去找他，沒有誰能攔得住你！但是你千萬不要欺騙自己，讓自己相信這是甚麼狗臭屁的骨肉之情，簡直見鬼！你們人類永遠改不掉亂找藉口的毛病！乾脆我來替你說個明



白吧，你只不過是因為小彰姓你的姓，可以替你們家傳宗接代，所以才特別關心他而已！其實你根本就不必花費這種閑心的，想想看，連你老子都狠得下心拋掉他們家的根，那還輪得着你來操心麼？」

「你住嘴！」老人怒吼了一聲，但是他突然又洩了氣，像隻受傷的野獸似地垂下了腦袋，然後搖搖晃晃地扶住了牀柱，勉強支撐着站了一會，便萬分頹喪地坐了下去。

老鼠壓低嗓子尖笑了一聲，繼續說道：「假若你能早一點長些志氣的話，別人便不敢這樣虧待你了，相反的，他們會畏懼你和敬愛你——但是即使你現在才開始也還算來得及，無論如何，在你這倒楣的一生之中，能夠在末了把事情給看清楚，總還多少能夠對得起自己一點吧！」

老人緊閉着雙眼靠在牆上，一陣強烈的耳鳴和暈眩佔據了他的身子。外界的一切事物彷彿都匯集在一起，變成了一股巨大的壓力，不停地擠他撞他。他已經被徹底地擊敗了，再也爬不起來了，他真的恨不得能夠立刻就這樣死掉，腿一伸眼一閉，甚麼東西都給拋得乾乾淨淨！

但是情形並沒有這樣簡單，驀地裏一陣火辣辣的熱潮衝擊上來，全身的每一個毛孔都像一座火山口，瘋狂地奔騰爆裂。他突然發現根本沒有任何處所和想法可供他掩蔽，自己的胸口窩已經被人一層一層地剝開了，赤裸的心被一把掏出，丟到油鍋裏炸了一會，又被甩在地面上，讓毒陽曝曬和蚊蠅叮噬。

接着他的心思似乎也愈來愈敏銳了，周遭的世界漸漸明亮了起來，他發現自己竟然比已往的任何時刻都要清醒！他開始在思索着問題，雖說他的身體仍然處於一種無可抗拒的疲乏之中。沒過多久，一種疾速而低沉的樂音響了起來，他覺得自己的頭髮被人一把揪住，然後被人按着頭狠狠地往水裏揪，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叫，一種窒息的恐怖感迫使他大聲討饒。然後他又看見老鼠坐在一座巨大而莊嚴的神殿之中，帶着憐憫的神色斥責他。他跪在那裏叩着響頭，提出了一些他自己都不了解為何要提出的問題，要求老鼠告訴他答案。

「答案嗎？這是沒有答案的！」老鼠鄭重地說道：「只要是問題，都不可能會有答案的。一個問題只是另一個問題的問題，一個答案也只是另一個答案的答案。有許多人不相信這種

說法，他們已經算是無藥可救的了，但是我仍然希望有一天他們能夠豁然醒悟。」

老人打了一個呵欠，淚水使得眼睛一片模糊。借伸手拭了拭眼睛，然後他突然看見了一大片黯淡的墨綠色。

那像是一大片草原，朔大的野風正在死命地吹襲着。他看見一輛馬車似的東西奔馳而過，瞬間消失在墨綠色平面的邊緣；隨即他又看見一個孩子揮着小手在後面狂奔，那孩子滿臉淚痕，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一邊跑一邊喊着：「爹呀！爹呀！」

「那是小彰！」他喃喃地唸道。於是他也跟着追了過去。

那孩子瘋狂地向前跑着，一根小辮子已經扯散了，頭髮在風中飛揚。他赤着小腳在野草叢中跑過，鮮血一灘一灘地覆蓋着腳印，狂風已經撕破了他的藍布小褂，破布片像蝴蝶一樣地迎風飛舞。

老人終於追上了他，但是當他一把抱住那個孩子的時候，他才發現那孩子根本不是小彰。老人看着那個孩子，他突然覺得十分面熟！那張絕望的小臉，那身破舊的衣服，他一定曾在甚麼地方見到過！……但是狂風吹起來了，那一片綠色裹着孩子漸漸遠去遠去……

他陡然一震，全身的血液彷彿同時逆同而流，在他的腦門上激起了一陣巨烈的撼動。

「我要去找小彰，我一定要去找小彰！」地睜開眼睛大叫了起來。

「你不能去！」老鼠堅決而冷漠地叫道：「你絕對不能去！」

「我一定要去！我甚麼也不管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他說着便站了起來。

「你去死吧！你就是死了也找不到他的！」老鼠恨恨地叫道：「沒有人會領你的情，他們連瞞都懶得瞞你一眼！你是天底下最卑鄙的東西，永遠只有臥在地上讓人踩的份！我再也願意和你說話了，那使我覺得羞恥！——你根本就不在為自己活着，你早就該死了，現在就趕快去死吧！」

老人暴怒地注視着他，臉和脖子都氣得紅脹脹的。猛烈的抽搐使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賸得一陣又一陣的急喘。

「你從頭到尾沒有一處不是卑賤醜陋的，簡直令我噁心！……你兒子也是，你孫子也是，你們全都該死！……快去死呀！去找着他，死在一塊兒吧！」



「住嘴！」老人狂怒地嘶喊着，「你給我住嘴！」

「我詛咒你！我詛咒你的孫子！我詛咒——」老鼠依然忿忿地叫罵着，但是老人突然發了狂，他兩眼圓睜地怒視着那隻叫罵的老鼠，大吼一聲便撲了過去。

那老鼠喫了一驚，慌慌張張地跳下桌子逃命。

老人衝過去撞倒了桌子，立刻又伸出手掌向椅子底下撲去。那老鼠吱吱地叫了一聲，穿過舊報紙堆，便想往水池後面鑽。

椅子倒了，水池翻了。滿地都是碎玻璃碴和破裂的器皿。

老人兇狠無比地左打右撲，終於將老鼠逼進了一個角落。那老鼠露出了恐懼的表情，渾身顫抖地和他對視着。老人怒罵了一聲，然後又是一撲，雙手將老鼠抓了個正着。

「我抓到你……我抓到了……」老人夢囈般地叫着，一面叫一面笑，兩隻手漸漸地握緊……再握緊……

第二天早晨，風勢漸漸平息了。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帶着一個約莫十多歲的小男孩，來到樹下的破屋前。

「淑美！」男人對那女人說：「別忘了向爸爸道歉。」

那女人沒有答話，微微點了一下頭，將那孩子拉近自己，緊緊地摟在懷裏。

門沒關，他們自己進去了。但是才一刻，那女人和小孩又大哭大叫地向門外猛衝，跌跌撞撞地亂成了一團。

那男人移開了一張斷腿的椅子，蹲下去摸了一摸——老人已經沒氣了。

他側着身子直直地臥在地上，嘴角含笑，面容安詳。兩隻手臂併在一塊兒，手中緊緊地握着一堆塑膠碎片。一隻玩具老鼠的腦袋露在碎片的外頭，兀自咧開大口狂笑着。

# 情之篇

○似  
痴

## (一) 愛情

能否，鬢鬢斑白血液共流  
於冷寂之夜。你我互窺  
追遂一行行歷史鑿痕  
燈下的光圈

猶罩着

詩經源始的江河景色  
吾愛，此生執着的你我  
信念，是否能廝守  
抑痛苦互望最後的

面顏



## (二) 慕情

衆人紛紛

向我剛留起半長不短的髮後

指點喻議

緘默中，讓思源游向你，向一座

瑟琴齊奏的美

水不絕流。渡向源

盡處。摘下一片最恒久的思念

盈盈。端坐城中央

我稍爲近視的眼

摸索望你模糊容貌

乃在尋覓

航道

## (三) 戀情

每晚，與你談風花雪月

總是無言冷視我

不知該如何

與你遨遊蒼頡以來的

天 地

霏霏細雨，傘與傘花互擊  
阻隔了你我視覺

請容我以不純正的音調

輕喚你漸斂的

鄉韻

## (四) 思情

若遺忘之外尚有記憶

讓我們逆泳到最古遠的國度

在石與石敲擊出火種邊

取暖，互訴歷史源流

親愛的

若春夏秋冬之外

還有第五季

我正介於第四季與第五季之間

徘徊

請以溫暖的手握我

第四季의 寒冷

久尋的光，我



不再是透明的影子  
所謂愛，即是  
守候圓的膚色與  
鼎上的詮註

## (五) 念情

髮落非爲袈裟  
唇齒相依半載燈火下  
交換幾許嘆息

此番江湖

月圓月朔皆虛有

欄柵處，一襲冷冷風衣

思索一夜霧露

苦候的手勢猶如

未升的星

月下僧該不該

叩禪門

八一年十一月五日稿

• 劉文敏

# 無題

最後的賦別是千古的瀟脫

於是擺一擺手 仰望黑夜

一條寂寞漫長的路展開眼前

該如何說傷痛是一種不朽 如何

銘刻背骨 垂髮而泣

(所有的蠶繭都吐絲了)

該笑呢抑或哭

不要問我眞的

你看流水流了多少年 春去人間

江山一代換了無數英雄

該如何說風起時

白雪從髮落 該如何說西風剪燭

歸去來兮是否有期

於是風乾底手不再撫琴

煙捲也冷卻

故壘西邊依然茫茫

舉目穹蒼不見前人不見來者

聽庭院外

葉葉正飄落……………



# 姚拓小說選

蕉風推出另一部文叢



收錄作者短篇十三篇  
厚一百六十五頁・書紙印刷  
每冊訂價三元。

郵購處：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

月刊刊登廣告收費：

彩色廣告：	封底	M\$ 450.00
	封內	M\$ 350.00
	封底內	M\$ 300.00
黑白廣告：	全版	M\$ 200.00
	半版	M\$ 120.00

彩色廣告分色由刊戶自負。本刊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廣告。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已訂閱之長期訂戶不受增價之影響。
-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 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備註			



81 年

# 吉隆坡美術學院 常年美展 專輯



校  
景

(圖款計圖)

# 日漸茁壯的

## 吉隆坡

## 美術學院

• 周清嘯



作者（左）與謝有錫院長（右）交談時

（陳惜耀攝）

座落於吉隆坡東姑鴨都拉曼路教總大廈三樓的吉隆坡美術學院（簡稱隆美），是由一批美術教育工作者聯合一些愛好藝術的社會人士，爲了實現共同的理想——藝術大衆化，而在一九六八年初創辦的。其宗旨是培養美術教育工作者及提高藝術素質，把藝術推廣到民間領



域去，使藝術普遍化地被人們所接受。十四年來，隆美在院長謝有錫先生及其他教職員的共同努力下，已逐漸踏上穩定的航道，並培育出不少美術工作者。

從隆美畢業出去的學生，都能學以致用，發揮各所專長。他們分佈在工藝部門、廣告界、文教界、報界、出版界、美術界等各領域中，憑各自的藝術才華，為社會作出貢獻。他們不但可以藉美術維持自己的生活，而且也在各領域中負起推廣美術活動的責任。

隆美在開辦的第一年，因設備不甚完善，僅設立西洋畫、商業廣告及雕塑三系，在第三、四年增設中國畫系及蠟染系，第五年為適應社會環境需求，且工藝發展水準日漸提高，需求人材殷切，因而增設陶瓷系，第八年又增設攝影系。後在一九七八年編改課程而沿用至今。目前隆美的美術專科學程為期三年，設有四個科系：純美術系、商業美術系（包括攝影課程）、雕塑系、陶瓷系，分主修及副修兩種。一年級專教授美術基本課程，先打好學生的美術基礎；二年級除了基本課程外，另可選修副科：雕塑或陶瓷；三年級則實行分系，由學生憑自己的興趣選擇其中一系為主修。基於提高美術教育水平，今年開設了四年級研究班，讓畢業的學生能作進一步的美術研究。

隆美的學制一年分兩學期。上課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八點半至下午一點。另外，隆美尚開辦兒童及學生美術學習班，上課時間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傍晚則有業餘美術班，主要是讓就業者，利用工餘時間來學習美術。

隆美現有學生共一百八十名，由九位老師負責教授，他們是：謝有錫、黃玉峰、杜偉文、黎農生共同教授純美術；張敬星、黃兆基、高利銘、伍錦棠共同教授商業美術；謝志安則擔任兒童美術班的導師。

隆美經過十四年的擴充，一切設備已日臻完善，除了有學生宿舍以解決外地同學住的問題，擁有暗房及一切所需用具外，並在梳邦擁有窯場及工作室的研究中心，且聘有專人負責。這座窯場目前主要是供學生作研究用，據謝院長說，隆美未來的目標將着重於陶瓷藝術的推展，希望隨着窯場設備的日益完備，在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條件的同時，也能促進本地的陶瓷藝術工業。

隆美除了課堂的正常學習外，課外活動的輔助，也佔有頗重的份量。隆美的老師們，經

常引導學生到有關部門參觀，作實地考察、研究，以便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互相接合。以往，學院會利用假期，組織旅行團，到各名勝古跡和其他區域，或深入農村和漁村，作旅行寫生，或舉行畫展。這樣，一方面讓學生活動身心，增強學習精神；另一方面則推動美術活動，增廣學生的見聞，開闊他們的視野，不僅鍛鍊了學生的繪畫技巧，也豐富了他們的作畫題材。隆美的課外活動，多由學生自行組織，例如各種美術研究會，水彩研究會、水墨畫研究會、肖像畫會等等，這不但可以讓他們有互相切磋研究的機會，亦可藉此提高自身的水平。

隆美於每年十一月開始招生，屆時多在報章刊登招生啓事，招收名額以三十名爲限。申請入學者須在十七歲以上，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報名時須交上習作一幅。至於不符合上述入學條件而有能力參加課程者，學院將根據個別表現而予以考慮。

談及隆美十四年來對社會的貢獻，謝院長說：就美術教育的立場來看，美術必須和社會互相配合，因爲美術與社會，人生關係極爲密切；我們天天生活在美中而不自覺。他舉例說，我們選擇衣服的颜色及款式，就是一種美的活動；其他大者諸如美化城市，也是離不開美術的。美化作用對人類生活是很重要的，物質上緊張的生活，需要藝術來作爲精神的一種鬆弛。其次，辦美術教育的意義，是啓發人民的氣質，陶冶性靈，促進社會的進步，提高人性美的一面，其貢獻不像其他教育有實質形象可以捉摸，而它卻是潛在社會的秩序中。

展望未來，謝院長說：要站穩崗位，堅持推廣美術工作，使美術能更廣泛地被社會人士所接受，並提高社會人士對美術價值的認識。

我們祝福在美術教育工作者的同心協力下，隆美能更爲茁壯，培育更多美術人才。





陶藝部門生產的作品



肖像（臘筆）

賴全合

一年級普通科系的作品



晒魚（水彩）

曹振全

晒魚（水彩）

楊六南



甘挽馬漁村（水彩）

楊六南





吉打回教堂 (水彩)

蔡清坤

船 (水彩)

曹振全



晨霧 (水彩)

楊六南



# 雜誌廣告設計

葉春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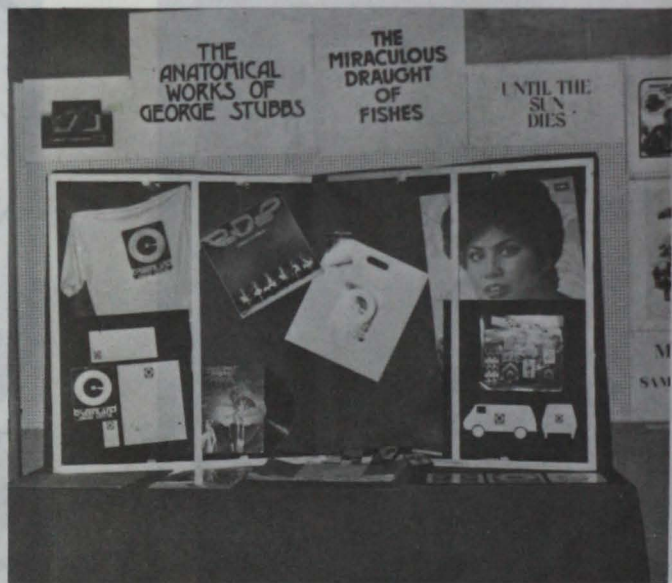
## 海報設計

何秋芳



玩具店（企業設計）

陳玉萍



唱片公司（企業設計）

葉春梅

奶吧餐室 (企業設計)

林瑞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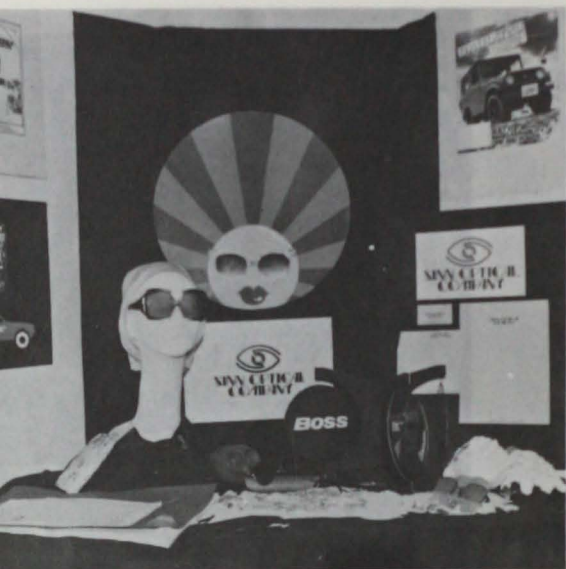
海報設計 葉劍橋



雜誌廣告設計 葉春梅







眼鏡公司（企業設計）

何秋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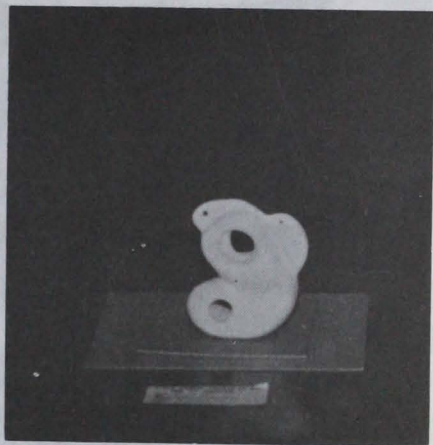


汽車出售（企業設計）

阿米魯甸·拉魯



光明與黑暗（油畫） 吳月娥



母與子（洋灰雕塑） 陳麗玉

思（洋灰塑像） 潘翠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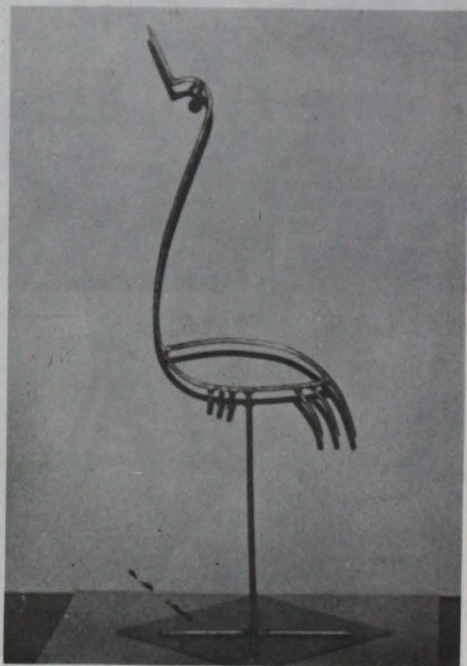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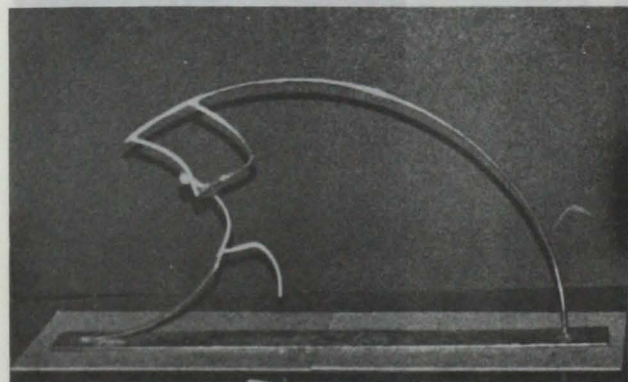
傀儡 (油畫)

姚春保

憩 (電焊雕塑) 陳玉霜



撐竿跳 (電焊雕塑) 何秋芳





忙碌（油畫） 陳錦來



鹿（電焊雕塑） 陳錦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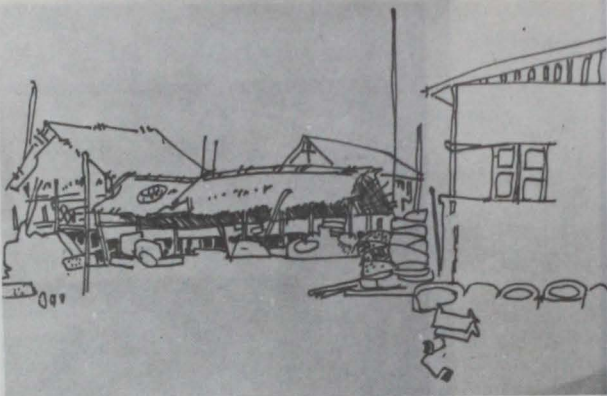
生活的負荷  
（洋灰雕塑）

吳月娥



吉胆漁村（鋼筆速寫）

陳麗玉



人物素描（木炭） 謝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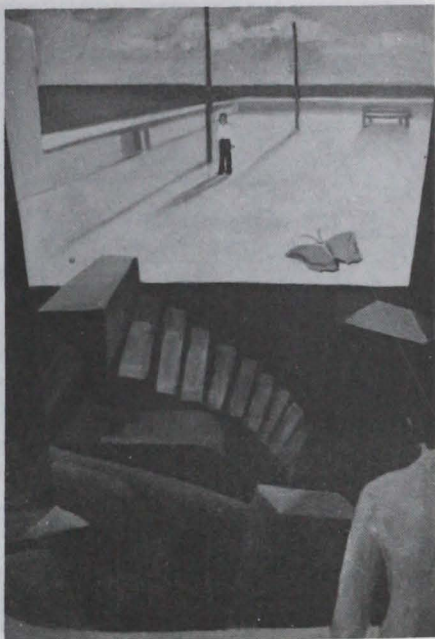


馬六甲鐘樓（鋼筆速寫） 王振明





衝擊（油畫） 謝義生



領我到那兒去（油畫） 陳思球



晒魚（油畫）

陳錦來





馬六甲景色 (水彩) 王振明



新娘 (油畫) 陳麗玉



農忙 (油畫)

周玉路



忙 (油畫)

陳秀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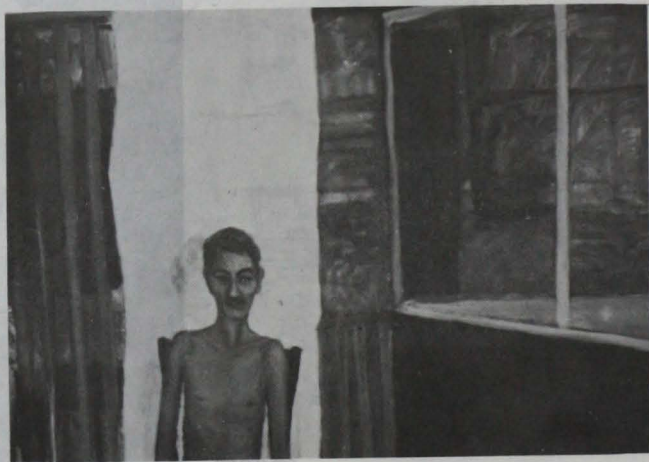
豐收 (油畫)

陳美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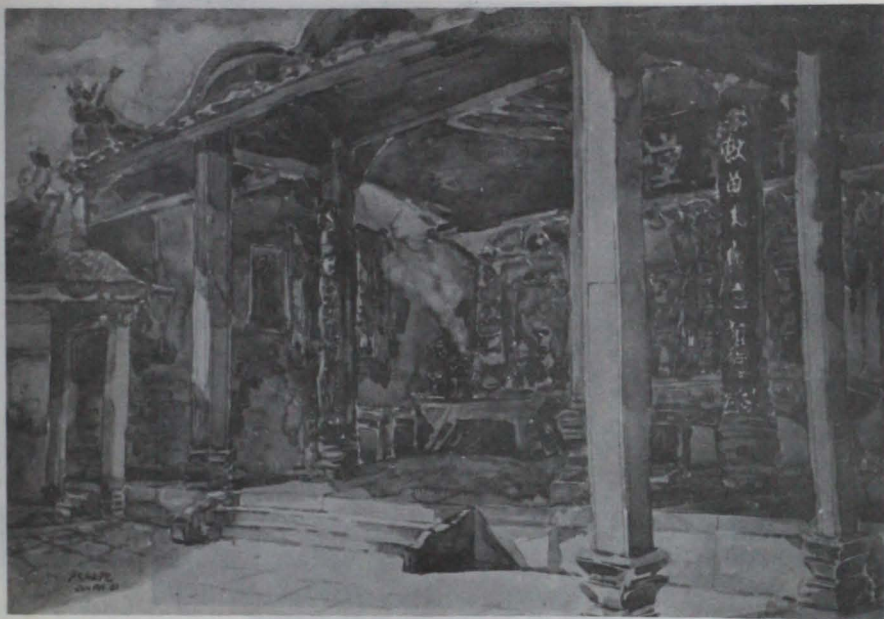


災黎（油畫） 謝義生



人物（油畫）

陳思球



陳氏書院（水彩）

姚春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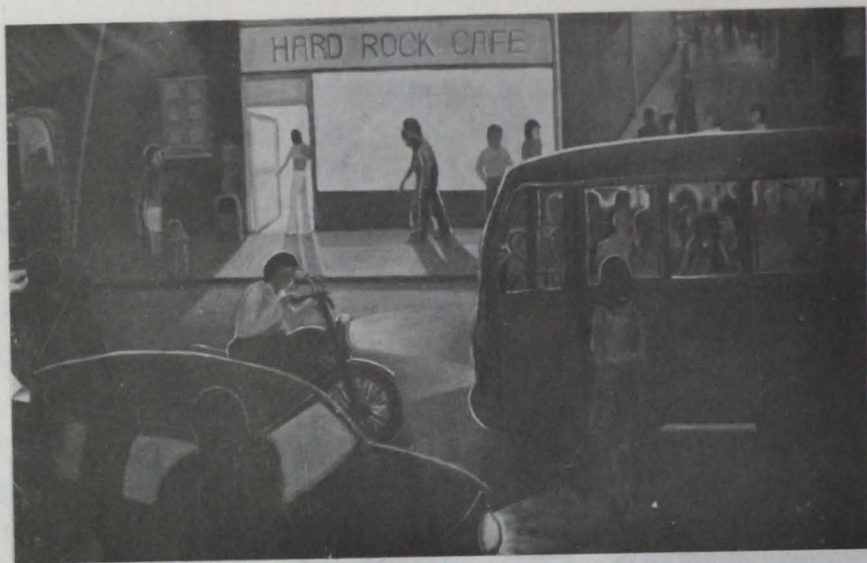


傀儡（油畫）

陳思球







夜生活 (油畫)

陳思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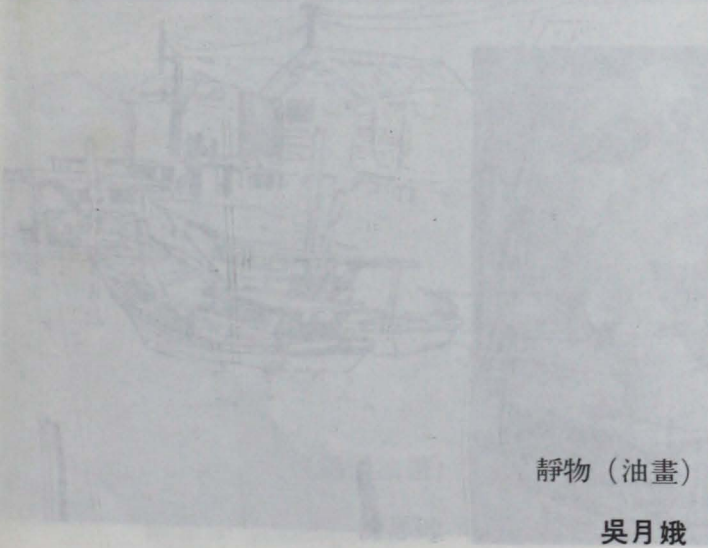
漁村 (速寫)

何秋芳



吉蘭丹漁村 (水彩)

謝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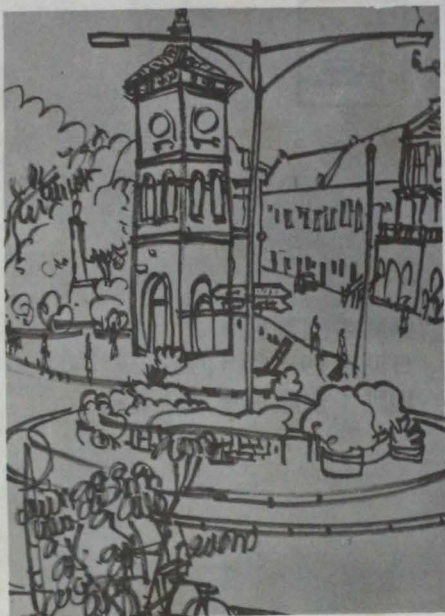


靜物 (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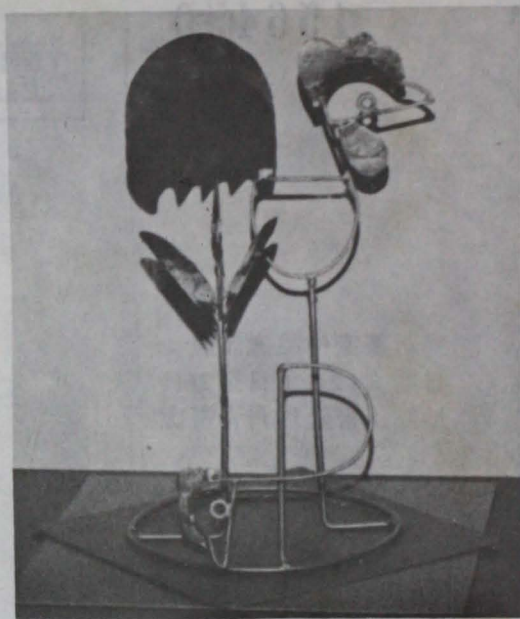
吳月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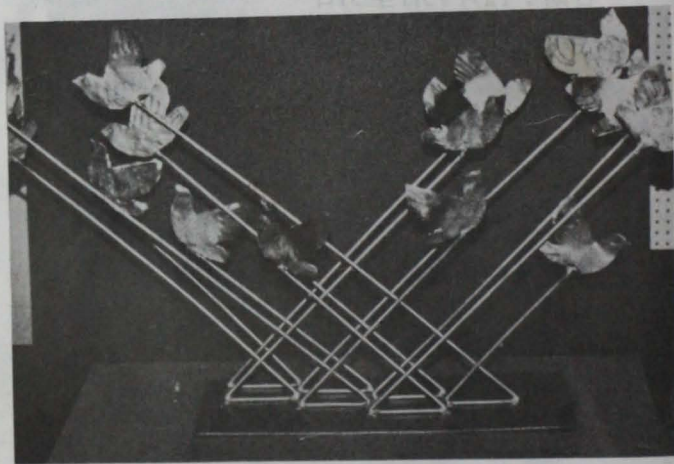




馬六甲鐘樓（速寫） 陳忠和



雞群（電焊雕塑） 黎雪芳



飛翔（電焊雕塑）

黎雪芳

156450

畫

壇

巡

禮

☐ 馬新畫家作品邀請展

日期：12月 6日至26日

地點：吉隆坡丹青畫廊

☐ 張朋中國畫展

日期：1982年 1月 9日至14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清末民初書畫展

日期：12月13日至31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水禾田攝影展

日期：1982年 1月18日至21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李奇茂中國畫展

日期：1982年 1月 2日至 8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劉麗玲中國畫個展

日期：1982年 1月17日至23日

地點：吉隆坡眞善美畫廊





“乞”（油畫） 張敬星